

景德傳燈錄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一

懷讓禪師第四世上八十九人

潭州瀉山靈祐禪師法嗣四十二人

袁州仰山慧寂禪師

鄧州香嚴寺智閑禪師

襄州延慶法端禪師

杭州徑山師範禪師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

益州應天和尚

福州九峯慈慧禪師

京兆米和尚

晉州霍山和尚

襄州王敬初常侍

已上一十人見錄

長延圓鑒禪師

志和禪師

洪州西山道方禪師

瀋山如具禪師

并州元順禪師

興元府崇皓禪師

鄂州全諗禪師

嵩山神劒禪師

許州弘進禪師

餘杭文立禪師

越州光相禪師

蘇州文約禪師

上元智滿禪師

金州法朗禪師

鄂州黃鶴山超達大師

白鹿從約禪師

西堂復禪師

温州靈空禪師

大瀋簡禪師

荆南智朗禪師

瀋山普潤禪師

瀋山法具禪師

黑山和尚

滁州定山神英禪師

霜山和尚

南源和尚

瀋山冲逸禪師

瀋山彦禪師

蘄州三角山法遇禪師

鄧州志詮禪師

荊州弘珪禪師

巖背道曠禪師

已上三十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福州長慶院大安禪師法嗣一十人

益州大隨法真禪師

韶州靈樹如敏禪師

福州壽山師解禪師

饒州峯山和尚

泉州莆田崇福慧日大師

台州浮江和尚

潞州渌水和尚

廣州文殊院圓禪師

已上八人見錄

温州靈陽禪師

洪州紙衣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杭州徑山鑒宗大師法嗣

明州天童山咸啓禪師

背山行真禪師

杭州大慈山行滿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趙州東院從諗禪師法嗣一十四人

洪州新興嚴陽尊者

楊州光孝院慧覺禪師

龐州國清院奉禪師

婺州木陳從朗禪師

婺州新建禪師

杭州多福和尚

益州西睦和尚

已上七人見錄

潭州麻谷山和尚

觀音院定鄂禪師

宣州茗萍山和尚

太原免道者

太原孚上坐

幽州燕王

鎮州趙王

已上七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衡州子湖巖利蹤禪師法嗣四人

台州勝光和尚

漳州浮石和尚

紫桐和尚

日容和尚

已上四人見錄

吉州孝義寺性空禪師法嗣一人

印州壽興院守關禪師一人無機緣

鄂州茱萸和尚法嗣一人

石梯和尚見錄

天龍和尚法嗣二人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見錄

新羅國彦忠禪師一人無機緣

長沙景岑禪師法嗣二人

明州雪竇山常通禪師見錄

婺州金華山嚴靈禪師一人無機緣

襄州開南道常禪師法嗣二人

開南道吾和尚

漳州羅漢和尚已上二人見錄

白馬曇照禪師法嗣一人

晉州霍山無名禪師一人無機緣

新羅大證禪師法嗣二人

文聖大王

憲安大王已上二人無機緣

小馬神照禪師法嗣一人

緡雲郡連雲院有緣禪師一人無機緣

高安大愚和尚法嗣一人

筠州末山尼了然

一人見錄

新羅洪直禪師法嗣二人

興德大王

宣康太子

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許州無迹和尚法嗣一人

道遂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前瀋山靈祐禪師法嗣

懷讓禪師第四世

袁州仰山慧寂禪師韶州懷化人也姓葉氏年十五欲出家父母不許後二載師斷手二指跪致父母前誓求正法以荅劬勞遂依南華寺通禪師落髮未登具即遊方初謁耽源已悟玄旨後參瀋山遂升堂奧祐問曰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曰在什麼處師從西過東立祐知是異人便垂開示寂問如何是具佛住處祐曰以思無思之妙返思靈皦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具佛如如師於言下頓悟自此執侍尋往江陵受戒住夏探律藏後參巖頭巖頭舉起拂子師展坐具巖拈拂子置背後寂將坐具搭肩而上而出巖云我不肯汝放只肯汝收又問石室佛

之與道相去幾何石室云道如展手佛似握拳乃辭石室石室問送召云

子莫一向去已後却來我邊雲居錫云要會麼如今歸堂去明日却上來韋宙就瀉山請一伽

陀瀉山曰覲面相呈猶是鈍漢豈況形於紙筆乃就師請師於紙上畫一

圓相注云思而知之落第二頭不思而知落第三首一日隨瀉山開田師

問曰遮頭得恁麼低那頭得恁麼高祐曰水能平物但以水平師曰水也

無憑和尚但高處高平低處低平祐然之有施主送絹寂問和尚受施主

如是供養將何報荅祐敲禪牀示之師曰和尚何得將衆人物作自己用

祐忽問師什麼處去來師曰田中來祐曰田中多少久師插鋤而去

日南山大有人刈茅在師舉鋤而去主沙云我若見即躡倒鋤子僧問鏡清

便避道又問只如主沙躡鐵其意如何清云勿奈船何打破屏斗又問南山刈茅意

旨如何清云李靖三兄又應行陣雲居錫云且道鏡清下此一判著不著又僧問禾

山云仰山插鐵意旨如何禾山云汝問我師在瀉山牧牛時第一坐百億毛頭百億

僧云主沙躡鐵意旨如何禾山云我問汝師子現師不荅歸侍立第一坐上問計師舉前語問云適來道百億毛頭百億

師子現豈不是上坐曰是師曰正當現時毛前現毛後現上坐曰現時不說

前後師乃出祐曰師子腰折也瀉山上坐舉起拂子曰若人作得道理即

與之師曰某甲作得道理還得否上坐曰但作得道理便得師乃掣拂子

將去

雲居錫云什麼處是仰山道理

一日雨下上坐曰好雨寂闇梨師曰好在什麼處上坐

無語師曰某甲却道得上坐曰好在什麼處師指雨瀉山與師遊行次烏

銜一紅柿落前祐將與師師接得以水洗了却與祐祐曰子什麼處得來

師曰此是和尚道德所感祐曰汝也不得空然即分半與師

玄沙云大小瀉山被仰山一坐至今

得不師浣納次耽源曰正恁麼時作麼生師曰正恁麼時向什麼處見師盤

桓瀉山前後十五載凡有語句學衆無不弭伏既受瀉山密印領衆住王

莽山化緣未契遷止仰山學徒臻萃師上堂示衆云汝等諸人各自迴光

返顧莫記吾言汝無始劫來背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難頓拔所以假設方

便奪汝麤識如將黃葉止啼有什麼是處亦如人將百種貨物與金寶作

一鋪貨賣祇擬輕重來機所以道石頭是眞金鋪我遮裏是雜貨鋪有人

來覓鼠糞我亦拈與他來覓眞金我亦拈與他時有僧問鼠糞即不要請

和尚眞金師云齧鐵擬開口驢年亦不會

僧無對

師云索喚則有交易不索喚

則無我若說禪宗身邊要一人相伴亦無豈況有五百七百衆邪我若東

說西說則爭頭向前采拾如將空拳誑小兒都無實處我今分明向汝說

聖邊事且莫將心湊泊但向自己性海如實而修不要三明六通何以故

此是聖末邊事如今且要識心達本但得其本不愁其末他時後日自具去在若未得本縱饒將情學他亦不得汝豈不見潞山和尚云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事理不二即如如佛問如何是祖師意師以手於空作圓相相中書佛字僧無語師謂第一坐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作麼生對曰正恁麼時是某甲放身命處師曰何不問老僧對曰正恁麼時不見有和尚師曰扶吾教不起師因歸潞山省觀祐問子既稱善知識爭辨得諸方來者知有不知有有師承無師承是義學是立學子試說看師曰慧寂有驗處但見諸方僧來便賢起拂子問伊諸方還說遮箇不說又云遮箇且置諸方老宿意作麼生祐歎曰此是從上宗門中牙爪祐問大地衆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知他有之與無師曰慧寂有驗處時有一僧從面前過師召云闍梨其僧迴頭師曰和尚遮箇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祐曰此是師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驢乳鄭愚相公問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時如何師賢起拂子公曰入之一字不要亦得師曰入之一字不爲相公法不用煩惱列云相公師問僧什麼處來曰幽州師曰我恰要箇幽州信米作麼價曰某甲來時無端從市中過踢折他橋梁師便休師見僧來賢起拂子其僧

便喝師曰喝即不無且道老僧過在什麼處僧曰和尚不合將境示人師

乃打之師問香嚴師弟近日見處如何嚴曰某甲卒說不得乃有偈曰去

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無卓錫之地今年錫也無師曰汝只得如

來禪未得祖師禪

玄覺云且道如來禪與祖師禪分不分長慶殺云一時坐却

瀉山封一面鏡寄師師上

堂提起云且道瀉山鏡仰山鏡有人道得即不撲破衆無對師乃撲破師

問雙峯師弟近日見處如何對曰據某甲見處處實無一法可當情師曰

汝解猶在境雙峯曰某甲只如此師兄如何師曰汝豈無能知無一法可當

情者瀉山聞云寂子一句疑殺天下人

玄覺云金剛經道實無一法然燈佛與我受記他道實無一法可當情爲什麼道解

猶在境且道利害在什麼處

僧問法身還解說法也無師曰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曰

說得底人在什麼處師推出枕子瀉山聞云寂子用劒刃上事師閉目坐

次有僧潛來身邊立師開目於地上作一圓相相中書永字顧視其僧

語師攜一杖子僧問什麼處得師便拈向背後

僧無語

師問一僧汝會什麼

僧曰會卜師提起拂子曰遮箇六十四卦中阿那卦收

對無

師自代云適來

是雷天大壯如今變爲地火明夷師問僧名什麼曰靈通師曰便請入燈

籠曰早箇入了也

法眼別云與什麼作燈籠

僧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禪牀是色請和尚

離色指學人心師云那箇是禪牀拍出來僧無語

玄覺云忽然被伊却指禪牀作麼生對伊好有僧云

却請和尚道玄覺代拈掌三下

僧問如何是毗盧師師乃叱之又問如何是和尚師師曰莫無

禮師共一僧語傍有僧曰語底是文殊默底是維摩師曰不語不默底莫

是汝否僧默之師曰何不現神通僧曰不辭現神通只恐和尚收入教師曰

鑒汝來處未有教外底眼問天堂地獄相去幾何師將拄杖畫地一畫師

住觀音時出榜云看經次不得問事後有僧來問評見師看經傍立而

待師卷却經問會麼僧曰某甲不看經爭得會師曰汝已後會去在

其僧到巖頭巖

頭問什麼處來僧云江西觀音來巖頭云和尚有何言句其僧舉前語巖頭云遮箇老師我將謂被故紙埋却元來猶在

僧問禪宗頓悟畢竟入門

的意如何師曰此意極難若是祖宗門下上根上智一聞千悟得大總持此

根人難得其有根微智劣所以古德道若不安禪靜慮到遮裏總須茫

然僧曰除此格外還別有方便令學人得入也無師曰別有別無令汝不

安汝是什麼處人曰幽州人師曰汝還思彼處否曰常思師曰彼處樓臺

林苑人馬駢闐汝返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僧曰某甲到遮裏一切不見

有師曰汝解猶在境信位即是人位即不是據汝所解只得一玄得坐披

衣向後自看其僧禮謝而去師始自仰山後遷觀音接機利物為禪宗標

準遷化前數年有偈曰年滿七十七老去是今日任性自浮沈兩手攀屈膝於韶州東平山示滅年七十七抱膝而逝敕謚智通大師妙光之塔後遷塔于仰山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青州人也厭俗辭親觀方慕道依爲山禪會祐和尚知其法器欲激發智光一日謂之曰吾不問汝平生學解及經卷冊子上記得者汝未出胞胎未辨東西時本分事試道一句來吾要記汝師情然無對沈吟久之進數語陳其所解祐皆不許師曰却請和尚爲說祐曰吾說得是吾之見解於汝眼目何有益乎師遂歸堂徧檢所集諸方語句無一言可將驕對乃自歎曰晝餅不可充饑於是盡焚之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箇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遂泣辭爲山而去抵南陽觀忠國師遺跡遂憩止焉一日因山中芟除草木以瓦礫擊竹作聲俄失笑間廓然省悟遽歸沐浴焚香遙禮潯山贊云和尚大悲愍逾父母當時若爲我說却何有今日事也仍一偈云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治處處無蹤迹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師上堂云道由悟達不在語言況見密密堂堂曾無間隔不勞心意暫借迴光日用全功迷徒自背問如何是香嚴

境師曰華木不滋問如何是僊陀婆師敲禪牀曰過遮裏來問如何是見
在學師以扇子旋轉示曰見麼僧無語問如何是正命食師以手撮而示
之問如何是無表戒師曰待闌梨作俗即說問如何是聲色外相見有師
曰如某甲未住香嚴時道在什麼處僧曰恁麼時亦不敢道有所在師曰
如幻人心所法僧問不慕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師曰萬機休罷千聖不
攜此時踈山在衆作嘔聲曰是何言與師問阿誰衆曰師叔師曰不語老
僧邪踈山出曰是師曰汝莫道得麼曰道得師曰汝試道看曰若教某
甲道須還師資禮始得師乃下坐禮拜躡前語問之踈山曰何不道肯
重不得全師曰饒汝恁麼也須三十年倒徧設住山無柴燒近水無水喫
分明記取後住踈山果如師記至二十七年病愈自云香嚴師兄記我三十年
倒徧今少三年在每至食畢以手扶而吐之以應前記踈山後問道憇長老肯
重不得全安作麼生會
憇云全歸止肯重踈山云不得全又作麼生
憇云箇中無肯踈山云始憇病僧意問如何是聲前句師曰大德未問時即答
僧曰即時如何師曰即時問也問如何是直截根源佛所印師拋下拄杖散
手而去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今年霜降早蕎麥揔不收問如何是西
來意師以手入懷出拳展開與之僧乃跪膝以兩手作受勢師曰是什

麼僧無對問如何是道師曰枯木龍吟僧曰學人不曾師曰觸體裏眼睛

玄沙別云龍藏枯木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和尚道師曰獵師前不得說本師戒一日謂

衆曰如人在千尺懸崖口銜樹枝脚無所蹋手無所攀忽有人問如何是

西來意若開口答即喪身失命若不答又違他所問當恁麼時且作麼

生時有招上坐出曰上樹時即不問未上樹時如何師笑而已師問僧什麼

處來僧曰瀉山來師曰和尚近日有何言句僧曰人問如何是西來意和

尚賢起拂子師聞舉乃曰彼中兄弟作麼會和尚意旨僧曰彼中商量道

即色明心附物顯理師曰會即便會不會著什麼死急僧却問師意如何

師還舉拂子玄沙云只遮香嚴脚跟猶未點地雲居錫云什麼是香嚴脚跟未點地處師凡示學徒語多簡直有偈

頌二百餘篇隨緣對機不拘聲律諸方盛行後謚襲燈大師

襄州延慶山法端大師有人問蚯蚓斬爲兩段兩頭俱動佛性在阿那頭

師展兩手洞山別云問底在阿那頭師滅後教謚紹真大師塔曰明金

杭州徑山洪誣禪師吳興人也姓吳氏年十九禮開元寺無上大師落髮

無上大師嗣鹽官後住徑山爲第二世也二十二往嵩嶽受滿足律儀歸禮本師師問曰汝於時中

將何報四恩邪誣不能對三日忘食乃辭行脚往謁雲巖機緣未契後

造瀉山蒙滯頓除遭唐會昌沙汰衆皆悲惋諍曰大丈夫鍾此厄會豈非命也何乃效兒女子乎大中初復沙門相還故鄉西峯院咸通三年上徑山明年本師遷神衆請繼躅爲徑山第三卅於法即瀉山之嗣僧問掩息如灰時如何師曰猶是時人功幹僧曰幹後如何師曰耕人田不種僧曰畢竟如何師曰禾熟不臨場僧問龍門不假風雷勢便透得者如何師曰猶是一品二品僧曰此既是階級向上事如何師曰吾不知有汝龍門僧問如霜如雪時如何師曰猶是汚染曰不汚染時如何師曰不同色許州全明上坐先問石霜一毫穿衆穴時如何石霜云直須萬年後云萬年後如何石霜云登科任汝登科拔萃任汝拔萃後問師云一毫穿衆穴時如何師曰光靴任汝光靴結果任汝結果僧問如何是長師曰千聖不能量曰如何是短師曰螻蛄眼裏著不滿其僧不肯便去舉似石霜石霜云只爲太近實頭僧問如何是長石霜云不屈曲曰如何是短石霜云雙陸盤中不喝彩佛曰長老訪師師問曰伏承長老獨化一方何以荐遊峯頂佛曰日朗月當空挂冰霜不自寒師曰莫即是長老家風否佛曰峭峙萬重關於中含寶月師曰此猶是文言作麼生是長老家風曰今日賴遇佛日

佛曰却問云隱密全真時人知有道不得大省無辜時人知有道得於此
二途猶是時人升降處未審長老親道自道如何道師曰我家道處無箇
道佛曰曰如來路上無私曲便請玄音和一場師曰任汝二輪更互照碧
潭雲外不相開佛曰曰爲報白頭無限衆此過年少莫歸鄉師曰老少同
輪無向背我家玄路勿參差佛曰曰一言定天下四句爲誰留師曰汝言
有三四我道其中一也無師因有偈曰東西不相顧南北與誰留汝即言
三四我即一也無光化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白衆而化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本州長谿人也初在瀉山因挑華悟道有偈曰三十
來年尋劍客幾逢落葉幾抽枝自從一見挑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枯

師覽偈詰其所悟與之符契祐曰從緣悟達永無退失善自護持

有僧舉似玄妙

玄妙云歸當甚諦當敢保老兄猶未徹衆疑此語玄妙問地乃返閩川玄徒臻集上堂謂

藏我怎麼道汝作麼生會地藏云不是挂探即走殺天下人

乃返閩川玄徒臻集上堂謂

衆曰諸仁者所有長短盡至不常且觀四時草木葉落華開何況塵劫來

天人七趣地水火風成壞輪轉因果將盡三惡道苦毛髮不添減唯根蒂

神識常存上根者遇善友申明當處解脫便是道場中下癡愚不能覺

照沈迷三界休轉生死釋尊爲伊天上人間設教證明顯發智道汝等還

會麼時有僧問如何得出離生老病死師曰青山元不動浮雲飛去來僧問君王出陣時如何師曰春明門外不問長安僧曰如何得觀天子師曰盲鶴下清池魚從脚底過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僧未喻盲曰再請垂示師曰彩氣夜常動精靈曰少逢雪峯有偈送雙峯出嶺末句云雷罷不停聲師更之云雷震不聞聲雪峯聞之乃曰靈雲山頭古月現雪峯問云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旨如何師云水中魚山上鳥峯云意旨作麼生師云高可射兮深可釣問諸方悉皆雜食未審和尚如何師云獨有闕中異英雄鎮海涯問久戰砂場爲什麼功名不就師曰君王有道三邊靜何勞萬里築長城又云罷息干戈束手歸朝時如何師云慈雲普潤無邊刹枯樹無華爭奈何長生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如露柱懷胎曰分後如何師曰如片雲點太清裏曰未審太清還受點也無師不答曰恁麼則含生不來也師亦不荅曰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師曰猶是具常泳注曰如何是具常泳注師曰如鏡長明曰向上更有事否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打破鏡來相見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井底種林檎曰學人不曾師曰今年桃李貴一顆直千金問摩尼珠不隨衆色未審作什麼

色師曰白色僧曰恁麼即隨衆色也師曰趙璧本無瑕相如誑秦王問君王出陣時如何師曰呂才葬虎耳曰其事如何師曰坐見白衣天僧曰王今何在師曰莫觸龍顏

益州應天和尚僧問人人有佛性如何是和尚佛性師曰汝喚什麼作佛性僧曰恁麼即和尚無佛性也師乃叫快活快活

福州九峯慈慧禪師初在瀉山遇祐師上堂云汝等諸人只得大體不得大用師袖身出去瀉山召之師更不迴顧瀉山云此子堪爲法器師一日辭瀉山入嶺云某申辭違和尚千里之外不離左右瀉山動容曰善爲京兆米和尚亦謂米初參學歸受業寺有老宿問月中斷并索時人喚作

蛇未審七師見佛喚作什麼師曰若有佛見即同衆生

法眼別云此是什麼時節問法眼別云矣

是老宿曰千年挑核師令僧去問仰山云今時還假悟也無仰山云悟即不

無爭奈落在第二頭師深肯之又令僧去問洞山云那箇究竟作麼生洞山云却須問他始得師亦肯之僧問如何是納衣下事師云醜陋任君嫌不挂雲霞色

晉州霍山和尚仰山一僧到自稱集雲峯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參師

乃喚維那般柴著大禪佛驟步而去師聞五臺祕魔巖和尚凡有僧到禮拜以木叉叉著師一日遂往訪之纔見不禮拜便入祕魔懷裏祕魔拊師背三下師起拍手云師兄我千里地來便迴

襄州王敬初常侍視事次米和尚至王公乃舉筆米曰還判得虛空否公擲筆入廳更不復出米致疑至明日憑鼓山供養主入探其意米亦隨至潛在屏蔽間偵伺供養主纔坐問云昨日米和尚有什麼言句便不得見王公曰師子藏人韓獪逐塊米師竊聞此語即省前謬遽出朗笑曰我會也我會也嘗問一僧一切衆生還有佛性也無僧云盡有公指壁畫狗子云遮箇還有也無僧無對公自代云看藏著

前福州長慶大安禪師

亦稱大
馮和尚法嗣

益州大隨法真禪師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些箇還壞也無師云壞僧云恁麼即隨他去也師云隨他去也問如何是大人相師云肚上不帖膀師問僧什麼處去僧云西山住庵去師云我向東山頭喚汝汝便來得麼僧云即不然師云汝住庵未得問生死到來時如何師云遇茶喫茶遇飯喫飯僧云誰受供養師云合取鉢盂師庵側有一龜僧問一切衆生

皮裹骨遮箇衆生骨裹皮如何師拈草履於龜邊著僧無語問如何是諸佛

法要師舉拂子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塵尾拂子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

云是我自己僧云爲什麼却是和尚自己師云是汝自己問如何是無縫塔

師云高五尺僧云學人不會師云鶻崙塔問和尚百年後法付何人師云露

柱火鑪僧云還受也無師云火鑪露柱有行者領衆到師問參得底人

喚東作什麼對曰不可喚作東師咄曰臭驢漢不喚作東喚作什麼行

者無語衆遂散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赤土畫簸箕僧云如何是赤土

畫簸箕師云簸箕有唇米不跳去師問一僧講什麼教法僧云百法論師

拈杖子云從何而起對云從緣而起師云苦哉苦哉師問僧什麼處去云

禮普賢去師舉拂子云文殊普賢揔在遮裏僧作圓相拋向後乃禮拜師

云侍者取一帖茶與遮僧一日衆僧參次師口作患風勢云還有人醫得

吾口麼時衆僧競送藥以至俗士聞之亦多送藥師並不受七日後師自

捫口令正乃云如許多時鼓遮兩片皮至今無人醫得吾口蜀主欽尚遣使

屢徵師皆辭以老病署神照大師

韶州靈樹如敝禪師閩川人也廣主劉氏奔世欽重署知聖大師有僧問

佛法至理如何師展手而已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千年田八百主僧云如何是千年田八百主師云郎當屋舍勿人修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童子莫徭兒僧云乞師指示師云汝從虔州來問是什麼得恁麼難會師云火官頭上風車子有尼送瓷鉢與師師托起問云遮箇出在什麼處尼云出在定州法燈別云不遠此間師乃撲破尼無對係福代云欺敵者云人問和尚年多少師云今日生來日死又問和尚生緣什麼處師云日出東月落西師四十餘年化被嶺表頗有異迹廣主將興兵躬入院請師決臧否師已先知怡然坐化主怒知事云和尚何時得疾對曰師不曾有疾適封一函子令俟王來呈之主開函得一帖子書云人天眼目堂中上坐主悟師首遂寢兵乃召第一坐開堂說法即雲門偈和尚師全身不散其葬具龕塔並廣主具辦今號靈樹禪師真身塔焉

福州壽山師解禪師行脚時造洞山法席洞山問云閣梨生緣何處師云和尚若實問某甲即是閩中人洞山云汝父名什麼師云今日蒙和尚致此一問直得忘前失後師住壽山上堂云諸上坐幸有真實言語相勸諸兄弟合各自體悉凡聖情盡體露真如但一時卸却從前虛妄攀緣塵

垢心如虛空相似他時後日合識得些子好惡閩帥問曰壽山年多少師云與虛空齊年曰虛空年多少師云與壽山齊年

饒州嵩山和尚有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仲冬嚴寒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待汝舌頭落地即向汝道問如何是丈六金身師曰判官斷案相公改長慶問從上宗乘此間如何言論師曰有願不負先聖長慶云不負先聖作麼生師曰不露長慶云恁麼即請師領話師曰什麼處去來長慶云只首什麼處去來

泉州莆田縣國歡崇福院慧日大師福州侯官縣人也姓黃氏生而有異及長名文矩爲縣獄卒往往弃役往神光靈觀和尚及西院大安禪師所更不能禁後謁萬歲塔譚空禪師落髮不披袈裟不受具戒唯以雜綵爲挂子復至觀和尚所觀曰我非汝師汝去禮西院去師攜一小青竹杖入西院法堂安適見而笑曰入涅槃堂去師應諾輪竹杖而入時有五百許僧染時疾師以杖次第點之各隨點而起聞王禮重創國歡禪院以居之厥後頗多靈跡唐乾寧中示滅

台州淨江和尚有時雪峯和尚領衆到問云即今有二百人寄院過夏得

也無師將拄杖劃地一下云著不得即道

雪峯無語

潞州綠水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還見庭前華藥欄麼僧無語
廣州文殊院圓明禪師福州人姓陳氏本參天濤得旨後造雪峯請益法
無異味又嘗遊五臺山觀文殊化現乃隨方建院以文殊爲額開寶中前
樞密使李崇矩巡護南方因入師院觀地藏菩薩像問僧曰地藏何以展
手僧曰手中珠被賊偷却也李却問師既是地藏爲什麼遭賊師曰今日
捉下也李乃謝之淳化元年示滅壽一百三十有六

前趙州從諗禪師法嗣

洪州武寧縣新興嚴陽尊者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土塊曰如何是法師曰地
動也曰如何是僧師曰喫粥喫飯僧問如何是新興水師曰前面江裏僧問
如何是應物現形師曰與我拈牀子過來師常有一蛇一虎隨從左右手中
與食

楊州城東光孝院慧覺禪師僧問覺華才綻徧滿娑婆祖印西來合譚
何事師曰情生智隔曰此是教意師曰汝披什麼衣服問一棒打破虛空
時如何師曰困即歇去師問宋齊立還會道麼宋曰道也著不得師曰有

著不得無著不得宋曰摠不恁麼師曰著不得底宋無對師領衆出見露柱師合掌曰不審世尊一僧曰和尚是露柱師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僧問遠遠投師師意如何曰官家嚴切不許安排曰師豈無方便師曰且向火倉裏一宿張居士問爭奈何師曰年多少張曰八十也師曰可謂老也曰究竟如何師曰直至千歲也未住有人問某甲平生愛殺牛還有罪否師曰無罪曰爲什麼無罪師曰殺一箇還一箇

隴州國清院奉禪師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曰雨滋三草秀春風不裏頭僧曰畢竟是一是二師曰祥雲競起巖洞不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臺臺荷子火鑪窻牖問如何是出家人曰銅頭鐵額烏背鹿身僧曰如何是出家人本分事師曰早起不審夜間珍重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什麼烏獸銜花師曰如陝府人送錢財與鐵牛曰見後爲什麼不銜花師曰木馬投明行八百問十二時中如何降伏其心師曰敲冰求火論劫不逢問十二分教是止啼之義離却止啼請師一句師曰孤峯頂上雙角女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釋迦是牛頭獄卒祖師是馬面阿婆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東壁打西壁問如何是撲不破底句師曰不隔毫釐時人遠隔

婺州木陳從朗禪師僧問放鶴出籠和雪去時如何師曰我道不一色因金剛倒僧問既是金剛不壞身爲什麼却倒地師敲禪牀曰行住坐卧師將歸寂有頌曰三十年來住木陳時中無一假功成有人問我西來意展似眉毛作麼生

婺州新建禪師不度小師有僧問和尚年老何不畜一童子侍奉師曰有瞽聵者爲吾討來僧辭師問什麼處去僧曰府下開元寺去師曰我有一信附與了寺主汝將得去否僧曰便請師曰想汝也不奈何

杭州多福和尚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師曰一莖兩莖斜曰學人不會師曰三莖四莖曲僧問如何是納衣下事師曰大有人疑在曰爲什麼如是師曰月裏藏頭

益州西睦和尚上堂有一俗士舉手云和尚便是一頭驢師曰老僧被汝騎彼無語去後三日再來自言某甲三日前著賊師拈拄杖趁出師有時焉喚侍者侍者應諾師曰更深夜靜共伊商量

前衢州子湖巖利蹤禪師法嗣

台州勝光和尚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福州荔枝泉州刺桐問如何是

佛法兩字師曰即便道僧曰請師道師曰穿耳胡僧笑點頭龍華照和尚來師把住云作麼生照云莫錯師乃放手照云父嚮勝光師默然照乃辭師門送云自此一別什麼處相見照呵呵而去

漳州浮石和尚上堂云山僧開卜鋪能斷人貧富定人生死時有僧出云離却生死貧富不落五行請師直道師云金木水火土

紫桐和尚僧問如何是紫桐境師曰阿你眼裏著沙得麼曰大好紫桐境也不識師曰老僧不諱此事其僧出去師下禪牀擒住曰今日好箇公案老僧未得分文入手曰賴遇某甲是僧師曰禍不單行

日容和尚叅

音

上坐參師拊掌三下云猛虎當軒誰是敵者叅曰俊鷄冲天

阿誰捉得師曰彼此難當曰且休未斷遮公案師將拄杖舞歸方丈叅無語

師曰死却遮漢也

雲山云叅不列前語

前鄂州茱萸和尚法嗣

石梯和尚僧新到於師前立少頃便出師曰有什麼辨白處僧再立良久師曰辨得也辨得也僧曰辨後作麼生師曰埋却得也僧曰蒼天蒼天師曰適來却恁麼如今還不當僧乃出去

天龍和尚法嗣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初住庵有尼名實際到庵戴笠子執錫遶師三匝云道得即拈下笠子三問師皆無對尼便去師曰日勢稍晚且留一宿尼曰道得即宿師又無對尼去後歎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氣擬弄庵住諸方參尋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山將有大菩薩來爲和尚說法也果旬日天龍和尚到庵師乃迎禮具陳前事天龍豎一指而示之師當下大悟自此凡有參學僧到師唯舉一指無別提唱有一童子於外被人詰曰和尚說何法要童子豎起指頭歸而舉似師師以刀斷其指頭童子叫喚走出師召一聲童子回首師却豎起指頭童子豁然領解師將順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言訖示滅

長慶代衆云美食不餓人喫玄沙云我當時若見物折指頭玄覺云且道玄沙恁麼道意作麼生雲居錫云只如玄沙恁麼道肯伊不肯伊若肯何言物折指頭若不肯俱祇過在什麼處先曹山云俱祇承當處爾非只認得一機一境一種是用手拈掌是他西園奇怪玄覺又云且道俱祇還悟也夫若悟爲什麼道承當處莽爾若不悟又道用一指頭禪不盡且道曹山意言在什麼處

前長沙景岑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山常通禪師邢州人也姓李氏入鵲山出家年二十本州開元寺受戒習經律凡七載乃曰摩騰入漢譯著斯文達麼來梁復明何事遂

遠參長沙岑和尚岑問曰何處人師曰邢州人岑曰我道不從彼來曰和尚還曾住此無岑然之乃容入室後往洞山石霜而法無異味唐咸通末游宣城郡守於謝僊山奏置禪苑號瑞聖院請師居焉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不通風信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諸聖求覩不見又曰千佛不能思萬聖不能議乾坤壞不壞虛空包不包一切比無倫三世唱不起問如何是三世諸佛出身處師曰伊不肯知有汝三世良久又曰薦否不然者且向著佛不得處體取時中常在識盡功成瞥然而起即是傷他而況言句乎光啓中羣寇起師領徒至四明大順二年郡守請居雪竇鬱然盛化天祐二年乙丑七月示疾集衆焚香付囑訖合掌而逝壽七十二其年八月七日建石塔於院西南隅

前關南道常禪師法嗣

襄州關南道吾和尚始經村墅聞巫者樂神云識神無師忽然省寤後參常禪師印其所解復遊德山門下法味彌著凡上堂示徒戴蓮華笠披欄執簡擊鼓吹笛口稱魯三郎有時云打動關南鼓唱起德山歌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以簡揖云諾師有時執木劍橫在肩上作舞僧問

手中劍什麼處得來師擲於地僧却置師手中師曰什麼處得來僧乃無對師曰容汝三日內下取一語其僧亦無對師自代拈劍肩上有舞六恁麼始得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下禪牀作女人拜云謝子遠來都無祇待師問灌谿作麼生灌谿云無位師云莫同虛空麼云遮屠兒師云有生可殺即不倦

漳州羅漢和尚始於關南常禪師拳下悟旨

語見師章

乃爲歌曰咸通七載初

參道到處逢言不識言心裏癡團若栲栳三春不樂止林泉忽遇法王
瓊上坐便陳疑懇向師前師從瓊上那伽起袒膊當曾打一拳駭散癡團
舊狙落舉頭看見日初圓從茲蹬蹬以碣碣直至如今常快活只聞肚裏飽
膨脝更不東西去持鉢又述偈曰字內爲閑客人中作野僧任從他笑我
隨處自騰騰

前高安大愚禪師法嗣

筠州未山尼了然灌谿閑和尚遊方時到山先云若相當即住不然則推
倒禪牀乃入堂內然遣侍者問上坐遊山來爲佛法來閑去爲佛法來然
乃升坐閑上參然問上坐今日離何處閑云離路口然云何不蓋却閑無

對

禾山代云爭得到遮裏

始禮拜問如何是末山然云不露頂閑云如何是末山王然云

非男女相閑乃喝云何不變去然云不是神不是鬼變箇什麼閑於是伏膺作園頭三載僧到參然云太縊縷生僧云雖然如此且是師子兒然云既是師子兒爲什麼被文殊騎僧無對僧問如何是古佛心然云世界傾壞僧云世界爲什麼傾壞然云寧無我身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一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二

懷讓禪師第四世下至第六世摠八十三人

第四世下一十三人

洪州黃蘗山希運禪師法嗣一十三人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

睦州龍興寺陳尊宿

杭州千頃山楚南禪師

福州烏石山靈觀禪師

杭州羅漢宗徹禪師

魏府大覺禪師

相國裴休

已上七人見錄

揚州六合德元禪師

土門讚禪師

襄州政禪師

吳門山弘宣禪師

幽州超禪師

蘇州憲禪師

已上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五世五十一人

袁州仰山慧寂禪師法嗣二十人

袁州仰山西塔光穆禪師

晉州霍山景通禪師

杭州龍泉文喜禪師

新羅國順支禪師

袁州仰山南塔光涌禪師

袁州仰山東塔和尚

已上六人見錄

洪州觀音常綱大師

福州東禪慧茂大師

福州明月山道崇大師

處州遂昌禪師

已上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法嗣二十一人

鄂州灌谿志閑禪師

幽州譚空和尚

鎮州寶壽沼和尚

鎮州三聖慧然禪師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

定州善崔禪師

鎮州萬歲和尚

雲山和尚

桐峯庵主

杉洋庵主

涿州紙衣和尚

虎谿庵主

覆盆庵主

襄州歷村和尚

滄州米倉和尚

已上一十五人見錄

齊魯大師

涿州秀禪師

浙西善權徹禪師

金沙禪師

允誠禪師

新羅國智異山和尚

已上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睦州陳尊宿法嗣二人

睦州刺史陳操

見錄

睦州嚴陵釣臺和尚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法嗣十二人

吉州止觀和尚

壽州紹宗禪師

襄州延慶法端禪師

益州南禪無染禪師

益州長平山和尚

益州崇福演教大師

安州大安山清幹禪師

終南山豐德寺和尚

均州武當山佛巖暉禪師

江州雙谿田道者

已上一十人見錄

益州照覺寺和尚

睦州東禪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福州雙峯和尚法嗣一人

雙峯古禪師

見錄

杭州徑山洪誣禪師法嗣四人

洪州米嶺和尚

見錄

廬州棲賢寺寂禪師

臨川義直禪師

杭州功臣院今道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揚州光孝院慧覺禪師法嗣一人

昇州長慶道熾禪師

見錄

第六世二十九人

袁州仰山南塔光涌禪師法嗣五人

越州清化全付禪師

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

韶州黃連山義初禪師

韶州慧林鴻究禪師

已上四人見錄

洪州黃龍山忠和尚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袁州仰山西塔光穆禪師法嗣一人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

見錄

灌谿志閑禪師法嗣一人

池州魯祖山教和尚

見錄

魏府興教存獎禪師法嗣二人

汝州寶應和尚

見錄

魏府天鉢和尚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鎮州寶壽沼禪師法嗣二人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

第二世寶壽和尚

已上二人見錄

涿州紙衣和尚法嗣一人

鎮州譚空和尚

一人無機緣
語句不錄

鎮州三聖慧然禪師法嗣二人

鎮州大悲和尚

淄州水陸和尚

二人見錄

魏府大覺和尚法嗣四人

廬州大覺和尚

廬州澄心旻德禪師

汝州南院和尚

已上三人見錄

宋州法華和尚

一人無機緣
語句不錄

金陵道巘禪師法嗣一人

金陵廣孝院處微禪師

一人無機緣
語句不錄

懷讓禪師第四世

前洪州黃蘗山希運禪師法嗣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曹州南華人也姓邢氏幼負出塵之志及落髮進具

便慕禪宗初在黃蘗隨衆參侍時堂中第一坐勉令問話師乃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的的意黃蘗便打如是三問三遭打遂告辭第一坐云早承

激勸問話唯蒙和尚賜棒所恨愚魯且往諸方行脚去上坐遂告黃蘗云

義玄雖是後生却甚奇特來辭時願和尚更垂提誘來日師辭黃蘗黃

藥指往大愚師遂參大愚愚問曰什麼處來曰黃蘗來愚曰黃蘗有何
言教曰義玄親問西來的的意麼和尚便打如是三問三轉被打不知過在什
麼處愚曰黃蘗恁麼老婆爲汝得徹困猶覓過在師於是大悟云佛
法也無多子愚乃搦師衣領云適來道我不會而今又道無多子是多少
來是多少來師向愚肋下打一拳愚托開云汝師黃蘗非干我事師却返
黃蘗黃蘗問云汝迴太速生師云只爲老婆心切黃蘗云遮大愚老漢待
見與打一頓師云說什麼待見即今便打遂敲黃蘗一掌黃蘗吟吟大笑
黃蘗普請鋤蕒穀迴見師在後空手立乃問鑊在何處師曰上坐將去
也黃蘗曰近前來共汝商量師向前叉手黃蘗將鑊鑊地曰我遮鑊天下
人拈不起還有人拈得起麼師掣得舉起云鑊在義玄手裏黃蘗曰今
日自有人赴普請我不著去也便自歸院臨濟奪却爲山云賊是小小智過君子
黃蘗一日普請鋤茶園黃蘗後至師問訊按鑊而立臨濟奪却爲山云賊是小小智過君子
黃蘗曰莫是因邪曰纔鑊地何言困黃蘗舉拄杖便打師接杖推倒和尚
黃蘗呼維那維那拽起我來維那拽起曰和尚爭容得遮風漢黃蘗却
打維那師自鑊地云諸方即火葬我遮裏活埋濟此山間仰山只如黃蘗與臨濟此時意作麼生仰山云作

賊人不死羅賊人與師一日在黃蘗僧堂裏睡黃蘗入來以拄杖於牀邊

敲三下師舉首見是和尚却睡黃蘗打席三下去上間見第一坐黃蘗曰

遮醉漢豈不知下間禪客坐禪汝只管瞞睡上坐曰遮老和尚患風邪黃

蘗打之

瀉山舉問仰山云只如黃蘗意作麼生仰山云一彩兩簀

師與黃蘗栽杉黃蘗曰深山裏栽

許多樹作麼師曰與後人作古記乃將鋤拍地兩下黃蘗拈起拄杖曰汝

與我棒了也師作嗑虛聲黃蘗曰吾宗到汝此記方出

瀉山舉問仰山云且道黃蘗後語

但囑臨濟為復別有意旨仰山云亦屬臨濟亦記向後瀉山云向後作麼生仰山云一人指南吳越令行南塔和尚注云獨坐震威此記方出又云若遇大風

此記亦出瀉山云如是如是

師因半夏上黃蘗山見和尚看經師曰我將謂是箇人元來

是啗黑豆老和尚住數日乃辭去黃蘗曰汝破夏來不終夏去曰某甲暫

來禮拜和尚黃蘗遂打趁令去師行數里疑此事却迴終夏師一日辭黃

蘗黃蘗曰什麼處去曰不是河南即河北去黃蘗拈起拄杖便打師捉住

拄杖曰遮老漢莫盲枷瞎棒已後錯打人黃蘗喚侍者把將几案禪板

來師曰侍者侍者把將火來黃蘗曰不然子但將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

頭在師即便發去師到熊耳塔頭塔主問先禮佛先禮祖師曰祖佛俱

不禮塔主曰祖佛與長老有什麼冤家俱不禮師無對

又別舉云師問塔主先禮佛先

禮祖塔主曰祖佛是什師後還鄉黨俯徇趙人之請住子城南臨濟禪苑
廢人弟子師拂袖便去

學侶奔湊一日上堂曰汝等諸人肉團心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向諸人面門

出入汝若不識但問老僧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便打云無位真

人是什麼乾屎橛

後雪峯開乃曰臨濟大似白拈賊

師問樂普云從上來一人行棒一人行

喝阿那箇親對曰揔不親師曰親處作麼生普便喝師乃打師問木口和尚

如何是露地白牛木口曰吽師曰啞木口曰老兄作麼生師曰遮畜生大

覺到參師舉拂子大覺敷坐具師擲下拂子大覺收坐具入僧堂衆僧

曰遮僧莫是和尚親故不禮拜又不喫棒師聞令喚新到僧大覺遂出

師曰大衆道汝未參長老

第 二

大覺云不審便自歸衆麻谷

坐具問十二面觀音阿那面正師下繩牀一手收坐具一手擲麻谷云十二

面觀音向什麼處去也麻谷轉身擬坐繩牀師拈拄杖打麻谷接却相捉

入方丈師上堂云大衆夫爲法者不避喪身失命我於黃蘗和尚處三徧

喫棒一似等閑如今更思渴一頓痛棒喫阿誰爲我下得手時有僧曰某

甲下得手和尚合喫多少師與拄杖其僧擬接師便打僧問如何是第一

句師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妙解

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看取棚頭弄傀儡
抽牽全藉裏邊人師又曰夫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
有權
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師唐咸通七年丙戌四月十日將示滅乃說
傳法偈曰汾流不止問如何眞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喫吹毛用
了急須磨偈畢坐逝敕謚慧照大師塔曰澄靈

陳尊宿初居睦州龍興寺晦迹藏用常製草屨密置於道上歲久人知
乃有陳蒲鞋之號焉時有學人叩激隨問遠甚詞語峻險既非循轍故
淺機之流往往嗤之唯玄學性敏者欽伏由是諸方歸慕謂之陳尊宿師
因晚參謂衆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若得箇入頭已後不得孤負老僧
時有僧出禮拜曰某甲終不敢孤負和尚師曰早是孤負我了也師又曰
老僧在此住持不曾見箇無事人到來汝等何不近前時有一僧方近前師
云維那不在汝自領去三門外與二十棒僧云某甲過在什麼處師云梯上
更著杓師尋常或見納僧來即閉門或見講僧乃召云坐主其僧應
諾師云檐板漢或云遮裏有桶與我取水師一日在廊階上立有僧來問
云陳尊宿房在何處師脫草屨寫頭打僧便走師召云大德僧回首師

指云却從那邊去有僧扣門師云阿誰僧云某甲師云秦時鐸落鑽一日
有天使問三門俱開從那門而入師喚尚書天使應諾師云從信門入天
使又見壁畫問云三尊者對譚何事師摑露柱云三身中那箇不說法師
問坐主汝莫是講唯識否對曰是師云五戒不持師問一長老云了即毛
端滴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長老作麼生對云問阿誰師云問長老長老
云何不領話師云汝不領話我不領話師見僧來云見成公案放汝三十
棒僧云某甲如是師云三門金剛爲什麼舉拳僧云金剛尚乃如是師便
打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云要道有什麼難僧云請師道師云初三十一中
九下七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師云昨朝栽茄子
今日種冬瓜問如何是曹谿的的意師云老僧愛嗔不愛喜僧云爲什麼
如是師云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說詩僧到參師問什麼處來僧
云瀏陽師云彼中老宿祇對佛法大意道什麼云徧地行無路師云老宿實
有此語否云實有師拈拄杖打云遮念言語漢師問一長老若有兄弟來
將什麼祇對長老云待他來師云何不道長老云和尚欠少什麼師云請
不煩葛藤有僧參師云汝豈不是行脚僧云是師云禮佛也未云禮

那土堆作麼師云自領出去僧問某甲講兼行脚不會教意時却師云實語當懺悔僧云乞師指示師云汝若不會老僧即緘口無言僧云便請道師云心不負人面無慙色問一句道盡時如何師云義墮也僧云什麼是學人義墮處師云三十棒教誰喫問教意祖意是同是別師云青山自青山白雲自白雲僧云如何是青山師云還我一滴雨來僧云道不得請師道師云法華峯前陣涅槃句後收師問僧今夏在什麼處云待和尚有住處即說似和尚師云狐非師子類燈非日月明師問新到僧什麼處來僧瞪目視之師云驢前馬後漢僧云請師鑒師云驢前馬後漢道將一句來無對師看經次陳操尚書問和尚看什麼經師云金剛經尚書云六朝翻譯此當第幾譯師舉起經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師又因看涅槃經僧問和尚看什麼經師拈起經云遮箇是茶毗品最末後師問新到僧今夏在什麼處僧云徑山師云多少人云四百人師云遮喫夜飯漢僧云尊宿叢林何言喫夜飯師乃棒趂出師聞一老宿難親近躬往相訪老宿見師纔入方丈便喝師側掌云兩重公案老宿云過在什麼處師云遮野狐精便退師問僧近離什麼處僧云江西師云蹋破多少草

鞋僧無對師與講僧喫茶師云我救汝不得也僧云某甲不曉乞師垂示
師拈油餅示之云遮箇是什麼僧云色法師云遮入鑊湯漢有一紫衣大德
到禮拜師拈帽子帶示之云遮箇喫作什麼大德云朝天帽師云恁麼即
老僧不卸也師復問所習何業云唯識師云作麼生說云三界唯心萬法
唯識師指門扇云遮箇是什麼云是色法師云簾前賜紫對御譚經何
得不持五戒無對僧問某甲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云你不解問云和尚
作麼生師云放汝三十棒自領出去問教意請師提綱師云但問將來與
你道僧云請和尚道師云佛殿裏燒香三門外合掌問如何是展演之言
師云量才補職僧云如何得不落展演師云伏惟尚嚮師喚焦山近前來
又呼童子取斧來童子取斧至云未有繩墨且斫麤師喝之又喚童子云
作麼生是你斧頭童子遂作斫勢師云斫你老邪頭不得問如何是放一
線道師云量才補職又問如何是不放一線道師云伏惟尚饗新到僧參
師云汝是新到否云是師云且放下葛藤會麼云不會師云擔枷陳狀自
領出去僧便出師云來來我實問你什麼處來云江西師云泐潭和尚在
你背後怕你亂道見麼無對問寺門前金剛托即乾坤大地不托即

絲髮不逢時如何師云叫叫我不曾見此問先跳三千倒退八百你合作
麼生僧云諾師云先責一紙罪狀好便打其僧擬出師云來我共你葛藤
托即乾坤大地你且道洞庭湖裏水深多少僧云不曾量度師云洞庭湖
又作麼生僧云只爲今時師云只遮葛藤尚不會乃打之問如何是觸途
無滯底句師云我不恁麼道云師作麼生道師云筌前過西天十萬里向大
唐國裏等候有僧扣門師云作麼云已事未明乞師指示師云遮裏只有
棒方開門其僧擬問師便擗其僧口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何意高師
彈指一聲云會麼云不會師云上來表讚無限勝因蝦蟇跳上梵天蚯蚓
走過東海西峯長老來參師致茶果命之令坐問云長老今夏在什麼
處安居云蘭谿師云有多少徒衆云七十來人師云時中將何示徒長老
拈起甘子呈云已了師云著什麼死急有僧新到參方禮拜師叱云闍梨
因何偷常住果子喫僧云學人才到和尚爲什麼道偷果子師云賊物見
在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仰山師曰五戒也不持曰某申什麼處是妄語
師云遮裏不著沙彌

杭州千頃山楚南禪師閩中人也姓張氏自髫髻投開元寺曇謁禪師

出家迨乎冠歲落髮詣五臺具戒就趙郡學相部律往上都聽淨名經
既精研法義而未了玄機遂謁芙蓉芙蓉見曰吾非汝師汝師江外黃蘗
是也師禮辭而參黃蘗黃蘗垂問曰子未現三界影像時如何師曰即今豈
是有邪曰有無且置即今如何師曰非今古曰吾之法眼已在汝躬師乃入
室執巾侍盥晨晡請益尋值唐武宗廢教師遂深窺林谷暨大中初相
國裴公休出撫宛陵請黃蘗和尚出山師隨出由茲抵姑蘇報恩寺精修
禪定僅二十餘載足不踰閩俄爲郡守請住寶林院未幾復請居支硎山
又住千頃慈雲院振黃蘗玄風一日師上堂曰諸子設使解得三世佛教如
餅注水及得百千三昧不如一念修無漏道免被人天因果繫絆時有僧
問無漏道如何修師曰未有闍梨時體取曰未有某甲時誰人體師曰體
者亦無問如何是易師曰著衣喫飯不用讀經看教不用行道禮拜燒
身煉頂豈不易邪曰此既是易如何是難師曰微有念生便具五陰三界輪
迴生死皆從汝一念生所以佛教諸菩薩云佛所護念師雖應機無倦而
常儼然處定或逾月或浹旬光啓三年錢王請下山供養昭宗聞其道
化就賜紫衣文德六年五月辭衆奄然而化壽七十六臘五十六遷

塔子院西隅大順二年壬子二月宣州孫儒寇錢塘兵士發塔觀全身不散爪髮俱長謝罪懺悔而去師平昔著般若經品頌偈一卷破邪論一卷見行于世

福州烏石山靈觀禪師

住本山薛老峯亦云丁墓山時稱老觀和尚

尋常扃戶人罕見之唯一

信士每至食時送供方開一日雪峯伺便扣門師出開門雪峯慕習擲住云是凡是聖師唾云遮野狐精便推出閉却門雪峯云也只要識老兄師因剗草次問僧汝何處去云西院禮拜安和尚去時竹上有一青蛇子師指蛇云欲識西院老野狐精只遮便是師一日問西院安和尚此一片地堪著什麼物安云好著箇無相佛師云好片地被兄放不淨師一日引水次有僧來參師以引水橫抽示之其僧便去師至暮問小師適來僧在何處小師云發去也師云只得一擲玄覺云什麼處是少一擲問如何是佛師出舌示之其僧禮拜云住住你見什麼便禮拜僧云謝和尚慈悲出舌相示師云老漢近日舌上生瘡有僧到敲門行者開門後便出去其僧入禮拜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適來出去者是什麼人僧擬近前師便托出閉却門曹山行脚時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云我若向你道即別有也曹山舉似洞

山洞山云好箇話頭只欠進語何不更去問爲什麼不道曹山乃却來
進前語師云若言我不道即啞却我口若言我道即塞却我舌曹山歸
舉似洞山洞山深肯之

杭州羅漢院宗徹禪師湖州吳興縣人也姓吳氏幼歲出家依年受具巡
方參禮依黃蘗希運禪師法席黃蘗一見便深器之入室領旨後至杭
州州牧劉彥慕其道立精舍於府西號羅漢院化徒三百師有時上堂僧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骨剗也師對幾多用此語故時人因號骨剗和尚問如何是南宗北宗師曰心
爲宗僧曰還看教也無師曰教是心問性地多昏如何了悟師曰煩雲風
卷太虛廓清曰如何得明去師曰一輪皎潔萬里騰光師後示疾遷化門
人塔于院之北隅梁貞明五年錢王廣其院爲安國羅漢寺移師塔於大
慈山塢今寺與塔並存

魏府大覺禪師興化存獎禪師爲院宰時師一日問曰我常聞汝道向南
行一迴拄杖頭未曾撥著箇會佛法底人汝憑什麼道理有此語興化乃
喝師打之興化又喝師又打來曰興化從法堂過師召曰院主我直下疑汝
昨日行底喝與我說來興化曰存獎平生於三聖處學得底盡被和

尚折倒了也願與存獎箇安樂法門師曰遮瞎驢卸却納帔待痛決一頓興化即於語下領旨雖同嗣臨濟而常以師爲助發之友師臨終時謂衆曰我有一隻箭要付與人時有一僧出云請和尚箭師云汝喚什麼作箭僧喝師打數下自歸方丈却喚其僧入來問云汝適來會麼僧云不會師又打數下擲却拄杖云已後遇明眼人分明舉似便乃告寂

裴休字公美河東聞喜人也守新安曰屬運禪師初於黃蘗山捨衆入大安精舍混迹勞侶埽灑殿堂公入寺燒香主事祇接因觀壁畫乃問是何圖相主事對曰高僧真儀公曰真儀可觀高僧何在僧皆無對公曰此間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頗似禪者公曰可請來詢問得否於是遽尋運師公覩之欣然曰休適有一問諸德各辭今請上人代酬一語師曰請相公垂問公即舉前問師即聲曰裴休公應諾師曰在什麼處公當下知言如獲髻珠曰吾師真善知識也示人剋的若是何汨沒於此乎寺衆愕然自此延入府署留之供養執弟子之禮屢辭不已復堅請住黃蘗山荐興祖教有暇即躬入山頂謁或渴聞玄論即請師入州公旣通徹祖心復博綜教相諸方禪學咸謂裴相不浪出黃蘗之門也至遷鎮宣

城還思瞻禮亦創精藍迎請居之雖圭峯該通禪講為裴之所重未若
歸心於黃蘗而傾竭服膺者也又撰圭峯碑云休與師於法為昆仲於義
為交友於恩為善知識於教為內外護斯可見矣仍集黃蘗語要親書
序引冠於編首留鎮山門又親書大藏經五百函號迄今寶之又圭峯禪
師著禪源諸詮原人論及圓覺經疏注法界觀公皆為之序公父肅字中
明任越州觀察使應三百年識記重建龍興寺大佛殿自撰碑銘先是越
州沙門
曇彥身長五尺眉垂數寸與檀越許詢字玄度同造塼木大塔二所彥
有神異天降相輪能駐日倍工復從地引其膊至塔頂越州未就詢亡彥
師壽長可百二十餘歲猶待得詢後身為岳陽王來撫越州蓋願力也
彥預告門人曰許玄度來也弟子咸謂師老耄言無準的許玄度死已
三十餘載何云更來也時岳陽王早承誌公密示纔到州便入寺尋訪
彥師出門佇望遙見乃召曰許玄度來何暮昔日浮圖今如故王曰弟
子姓蕭名彥師何以許玄度呼之彥曰未達宿命焉得知若今日由是二
人室席地彥以三昧力加被王忽悟前身造塔之事宛若今日由是二
塔益資壯麗時龍興寺大殿壞壞眾請彥師重修彥曰非貧道緣力也
却後三百年有緋衣功德主與此殿大作佛事寺眾刻石記之及期
裴太守赴任興隆三寶傾施俸錢公遂篤志內典深入法會有發願文傳於世
修成大殿方曉彥師懸記無忘

懷讓禪師第五世

前袁州仰山慧寂禪師法嗣

仰山西塔光穆禪師

第二世住

僧問如何是正聞師曰不從耳入曰作麼生師

曰還聞麼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曰同別且置汝道餅菹裏什麼物出來
入去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無佛性問如何是頓師作圓相示之曰如何
是漸師以手空中撥三下

晉州霍山景通禪師初參仰山仰山閉目坐師曰如是如是西天二十八祖

亦如是中華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景通亦如是語訖向右邊翹一足

而立仰山起來打四藤杖師因此自稱集雲峯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

下亦有大禪佛名後住霍山有行者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乃禮拜行者

曰和尚爲什麼禮俗人師曰汝不見道尊重弟子師問僧什麼處來僧

提起坐具師云龍頭蛇尾僧問如何是佛師打之僧亦打師師曰汝打我

有道理我打汝無道理僧無對師乃打趁師化緣將畢先備薪於郊野

徧辭檀信食訖行至薪所謂弟子曰日午當來報至日午師自執燈登積

薪上以笠置頂後作圓光相手執拄杖作降魔杵勢立終於紅燄中

杭州文喜禪師嘉禾蒨兒人也姓朱氏七歲出家唐開成二年趙郡具戒

初習四分律屬會昌廢教返服韜晦大中初例重歲度於鹽官齊峯寺後

謁大慈山性空禪師性空曰子何不徧參乎咸通三年至洪州觀音院見

仰山言下頓了心契仰山令典常住一日有異僧就求齋食師減已分饋之仰山預知問曰適來果位人汝給食否荅曰輟已迴施仰山曰汝大利益七年旋浙右止千頃山築室而居會巢寇之亂避地湖州住仁王院光啓三年錢王請住龍泉禪署今慈光院僧問如何是涅槃相師曰香煙盡處驗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喚院主來遮師僧患顛問如何是自己師默然僧固措再問師曰青天蒙昧不向月邊飛大順元年錢王表薦賜紫衣乾寧四年又奏師號曰無著光化三年示疾十月二十七日夜子時告衆曰三界心盡即是涅槃言訖跏趺而終壽八十臘六十終時方丈發白光竹樹同色十一月二十二日遷塔靈隱山西塢天祐二年宣城帥曰顏應抗將許思叛換縱兵大掠發師塔觀肉身不壞髮爪俱長武肅王奇之遣裨將邵志重封瘞焉

新羅五觀山順支本國號了悟大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暨拂子僧曰莫遮箇便是師放下拂子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什麼字師作圓相示之有僧於師前作五花圓相師畫破別作一圓相

仰山南塔光涌禪師僧問文殊是七佛師文殊有師否師曰遇緣即有曰如何是文殊師師暨拂子示之僧曰莫遮箇是麼師放下拂子叉手問如

何是妙用一句師曰水到渠成問真佛住在何處師曰言下無相也不在別處

仰山東塔和尚僧問如何是君王劒師曰落纜不采功僧曰用者如何師曰不落時人手問法王與君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兩掌無私曰見後如何師曰中間絕像

前臨濟義玄禪師法嗣

灌谿志開禪師魏府館陶人也姓史氏幼從栢巖禪師披剃二十受具後見臨濟和尚和尚擲住良久放之師曰領矣住後謂衆曰我見臨濟無言語直至如今飽不餓問請師不借師曰我滿口道不借師又曰大庾嶺頭佛不會黃梅路上沒衆生師會下一僧去參石霜石霜問什麼處來云灌谿來石霜云我北山住不如他南山住僧無對師代云但道修涅槃堂了也僧問久嚮灌谿到來只見漚麻池師曰汝只見漚麻池不見灌谿僧曰如何是灌谿師曰劈箭前急後人舉似玄沙玄沙云更學三十年未會禪問如何是古人骨師曰安置不得曰爲什麼安置不得師曰金烏那教下碧天問金鎖斷後如何師曰正是法汝處問如何是細師曰迴換不迴換曰末後事如何師曰忌丈六頭

問如何是一色師曰不隨曰一色後如何師曰有闍梨承當分也無問今日一會祇敵何人師曰不爲凡聖問一句如何師曰不落千聖機問如何是洞中水師曰不洗人師唐乾寧二年乙卯五月二十九日問侍者曰坐死者誰曰僧伽丘死者誰曰僧會乃行六七步垂手而逝

幽州譚空和尚有尼欲開堂說法師曰尼女家不用開堂尼曰龍女八歲成佛又作麼生師曰龍女有十八變汝與老僧試一變看尼曰變得也是野狐精師乃打赴寶壽和尚問除却中上二根人來時師兄作麼生師曰汝適來舉早錯也壽曰師兄也不得無過師曰汝却與我作師兄壽側掌云遮老賊

鎮州寶壽沼和尚

第一世住

僧問萬境來侵時如何師曰莫管他僧禮拜師

曰不要動著動著即打折汝臂趙州諗和尚來師在禪牀背面而坐諗展坐具禮拜師起入方丈諗收坐具而出師問僧什麼處來曰西山來師曰見彌猴麼曰見師曰作什麼伎倆曰見某甲一箇伎倆也作不得師打之胡釘鉸參師問汝莫是胡釘鉸曰不敢師曰還解釘得虛空否曰請和尚打破某甲與釘師以拄杖打之胡曰和尚莫錯打某甲師曰向後有多口

阿師與點破在

趙州云只遮一縫尚不奈何乃代云且釘遮一縫

問萬里無片雲時如何師云青

天亦須與棒師將順世謂門人曰汝還知我行履處否對曰知和尚一生長坐不卧師又令近前門人近前師曰去非吾眷屬言訖而化

鎮州三聖院慧然禪師自臨濟受訣遍歷叢林至仰山仰山問汝名什麼師曰名慧寂仰山曰慧寂是我名師曰我名慧然仰山大笑而已師到香嚴嚴問什麼處來師曰臨濟嚴曰將得臨濟劍來麼師以坐具薦口打而去師到德山繞展坐具德山云莫展炊巾遮裏無餽飯師曰縱有也無著處德山以拄杖打師師接住却推德山向禪牀上德山大笑師哭蒼天而去師在雪峯聞峯垂語云人人盡有一面古鏡遮箇彌猴亦有一面古鏡師出問歷劫無名和尚爲什麼立爲古鏡峯云取生也師咄曰遮老和尚話頭也不識峯云罪過老僧住持事多師見寶壽和尚開堂師推出一僧在寶壽前寶壽便打其僧師曰長老若恁麼爲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

在

法眼云什麼是在瞎却人眼處是

魏府興化有獎禪師問僧什麼處來曰崔禪處來師曰將得崔禪喝來否曰不將得來師曰恁麼即不從崔禪處來僧喝之師遂打師謂衆曰我

只聞長廊下也喝後架裏也喝諸子汝莫盲喝亂喝直饒喝得興化向
半天裏住却撲下來氣欲絕待興化蘇息起來向汝道未在何處我未
曾向紫羅帳裏撒具珠與汝諸人虛空裏亂喝作什麼師謂克賓維那
曰汝不久當為唱導之師克賓曰我不入汝保社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不入曰
沒交涉師乃打之白衆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令捨衣鉢錢五貫文設堂
飯而赴出院僧問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師曰一盲引衆盲師有時喚僧
某申僧應諾師曰點即不到又別喚一僧僧應諾師曰到即不點師後爲
後唐莊宗師莊宗一日謂師曰朕收大梁得一顆無價明珠未有人酬價師
曰請陛下珠看帝以手舒開幞頭脚師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玄覺夢
云且道
興化肯同光不肯同光若肯同光興化
眼在什麼處若不肯同光過在什麼處師滅後敕謚廣濟大師塔曰通寂
定州善崔禪師州將王公於衙署張坐請師說法師升坐良久謂衆曰出
來也打不出來也打時譚空和尚出曰崔禪底師曰久立太尉珍重便下坐
鎮州萬歲和尚僧問大衆上堂合譚何事師曰序品第一問僧家究竟如
何師曰本來且是吹灰法却向壇頭脫却衣師訪寶壽初見便展坐具寶
壽即下禪牀師乃坐彼禪牀寶壽驟入方丈少頃知事白師曰堂頭和

尚已開却門也請和尚庫頭喫茶師乃歸院翌日寶壽來復謁師踞禪牀寶壽展坐具師亦下禪牀寶壽還坐禪牀師歸方丈閉關寶壽入侍者寮內取灰於方丈前圍三道而退

雲山和尚有僧從西京來師問還得西京主人書來否僧曰不敢妄通消息師曰作家師僧天然有在僧曰殘羹殘菜誰喫師曰獨有闍梨不甘喫其僧乃作吐勢師喚侍者曰扶出遮病僧著僧便出去

桐峯庵主僧問和尚遮裏忽遇大蟲作麼生師作吼聲僧作怖勢師大笑僧曰遮老賊師曰爭奈老僧何有僧到庵前便去師曰闍梨闍梨僧迴首便喝師良久僧曰死却遮老漢師乃打之僧無語師呵呵大笑有僧入庵把住師師曰殺人殺人其僧推開曰叫作麼師曰誰僧乃喝師打之僧出迴首曰且待且待師大笑

杉洋庵山主有僧到參師問阿誰曰杉洋庵主師曰是我僧便喝師作噓聲僧曰猶要棒在師便打僧問庵主得什麼道理後住此山師曰也欲通箇來由又恐遣人點檢僧曰又爭免得師乃喝之僧曰恰是師乃打其僧大笑而出師曰今日大敗大敗

涿州紙衣和尚初問臨濟如何是奪人不奪境臨濟曰春煦發生鋪地錦
嬰兒垂髮白如絲師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王令已行天下徧將軍塞
外絕煙塵師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王登寶殿野老謳謠師曰如何是
人境俱奪曰并汾已信獨處一方師於言下領旨深入三玄三要四句之門
頗資化道

虎谿庵主僧到抽坐具相看師不顧僧曰知道庵主有此機風師鳴指一
聲僧曰是何宗旨師便擗之僧曰知道今日落人便宜師曰猶要棒在有
僧纔入門師便喝僧默然師打之僧却喝師曰好箇草賊僧到不審師曰
阿誰僧喝師曰得恁麼無賓主僧曰猶要第二喝在師乃喝之有僧問和
尚何處人事師云隴西人僧云承聞隴西有鸚鵡還實也無師云是僧云
和尚莫不是也無師便作鸚鵡聲僧云好箇鸚鵡師便棒之
覆盆庵主問僧什麼處來曰覆盆山下來師曰還見庵主否僧便喝師便
掌僧曰作麼師又喝一日有僧從山下哭上師閉庵門僧於門上畫二圓月
相師從庵後出却從山下哭上僧喝曰猶作遮箇去就在師便換手捉臂曰
可惜先師一場埋沒僧曰苦苦師曰庵主被謾

襄州歷村和尚煎茶次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舉茶匙子僧曰莫只遮便當否師擲向火中問如何是觀其音聲而得解脫師將火筋打柴頭問汝還聞否曰聞師曰誰不解脫

滄州米倉和尚州牧請師與寶壽和尚入廩供養令人傳語請二長老譚論佛法壽曰請師兄長老荅話師喝之壽曰某甲尚未借問何便行喝師曰猶欠少在壽却與一喝

睦州陳尊宿法嗣

睦州刺史陳操與僧齋次拈起餠餅問僧江西湖南還有遮箇麼僧曰書適來與什麼陳曰敲鍾謝響又一日齋僧次躬行餅僧展手接陳乃縮手僧無語陳曰果然果然異日問僧曰有箇事與上坐商量得麼僧曰合取狗口陳自捫曰操罪過僧曰知過必改陳曰恁麼即乞上坐喫飯又齋僧自行食次曰上座施食上坐曰三德六味陳曰錯上坐無對又與寮屬登樓次有數僧行來一官人曰來者揔是行脚僧陳曰不是曰焉知不是陳曰待近與問相次諸僧樓前行過陳驚喚上坐僧皆迴顧陳謂諸官曰不信道又與禪者頌曰禪者有玄機機玄是復非欲了機前百歲於

句下違

前香嚴智閑禪師法嗣

吉州止觀和尚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攔臂與一托問如何是頓師云非梁陳

壽州紹宗禪師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好事不出門惡事行千里有官人謂師曰見說江西不立宗師曰遇緣即立曰遇緣立箇什麼師曰江西不立宗

襄州延慶法端號絕真大師官人問蚯蚓斬兩段兩頭俱動佛性在阿那頭

師展兩手

洞山別云即今問底在那箇頭

益州南禪無染大師問無句之句師還荅也無師曰從來只明恁麼事僧曰畢竟如何師曰且問看

益州長平山和尚問視瞬不及處如何師曰我眨眼也勿功夫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西天來唐土去

益州崇福演教大師問如何是寬廓之言師曰無口得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今日明日

安州大安山清幹禪師問從上諸聖從何而證師乃斫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羊頭車子推明月

終南山豐德寺和尚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觸事面牆問如何是本來事師曰終不更問人

均州武當山佛崑暉禪師問頃年有疾又中毒藥請師醫師曰二宜湯一
碗問如何是佛向上事曰螺髻子

江州廬山雙谿田道者問如何是啐啄之機師以手作啄勢問如何是西
來意師曰什麼處得箇問頭來

前福州雙峯和尚法嗣

雙峯古禪師

世第二

本業講經因上雙峯禮謁雙峯問云什麼處住城裏

住雙峯曰尋常還思老僧否曰常思和尚無由禮覲雙峯曰只遮思底便是
大德師從此領旨即歸本寺捨所居罷講入山執侍數年後到石霜霜俱隨衆
已更不參請衆僉謂古侍者嘗受雙峯印記往往聞于石霜霜欲詰其所
悟而未得其便師因碎石霜霜將拂子送出門首召曰古侍者師迴首霜
日擬著即差是著即垂不擬不是亦莫作箇會除非知有莫能知之好去
好去師應諾諾即前邁尋屬雙峯示寂師乃繼續住持僧問和尚當時
祇對石霜霜恁麼道意作麼生師曰只教我不著是非

玄覺云且道他
會石霜意不會

前徑山第三世洪誣禪師法嗣

洪州米嶺和尚尋常垂語曰莫過於此僧問未審是什麼莫過於此師曰

不出是

其僧後問長慶爲什麼不出是慶云汝擬喚作什麼

揚州光孝院慧覺和尚法嗣

道嶽禪師廬州人也姓劉氏初參侍覺和尚便領悟微言即於湖南大光山剃度既化緣彌盛受請止昇州長慶禪苑師一日上堂謂衆曰彌勒世尊朝入伽藍暮成正覺說偈云三界上下法我說皆是心離於諸心法更無有可得看他恁麼道也大殺惺惺若比吾徒猶是鈍漢所以一念見道三世情盡如印印泥更無別後諸子生死事大快須薦取莫爲等閑業識茫茫蓋爲迷已逐物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佛再轉法輪世尊咄文殊言吾四十九年住世不曾一字與人汝請吾再轉法輪是謂吾曾轉法輪也然今時衆中建立箇賓主問答事不獲已蓋爲初心小僧問如何是長慶境師曰闍梨履踐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古人豈不道今日三月三僧曰學人不曾師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便下座咸平二年示寂

懷讓禪師第六世

前仰山南塔光涌禪師法嗣

越州清化全付禪師吳郡崑山人也父賈販師隨至豫章聞禪會之盛遂啓
求出家即詣江夏投清平大師清平問曰汝來何求曰求法也清平異而攝之
尋登戒度奉事彌謹一旦自謂曰學無常師豈宜匏繫於此乎即辭
抵宜春仰山禮南塔涌和尚涌問從何而來師曰鄂州來涌曰鄂州使君
名什麼曰化下不敢相觸涌曰此地通不畏師曰大丈夫何必相試涌驟
然而笑遂印可乃廬陵安福縣宰爲建應國禪苑迎以聚徒本道上聞
賜名清化焉僧問如何是和尚急切爲人處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僧
曰不會師曰徒誇東陽客不識西陽珎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不可青天白
日尿牀也師後因同里僧勉還故國錢氏文穆王特加禮重晉天福二年丁
酉歲錢氏戍將闢雲峯山建院亦以清化爲名法侶臻萃僧問如何是佛
法大意師曰華表柱頭木鶴飛問路逢達道人將語默對未審將什
麼對師曰眼裏瞳人吹叫子問和尚年多少師曰始見去年九月九如今又見
秋葉黃僧曰恁麼即無數也師曰問取黃葉曰畢竟事如何師曰六隻殿
子滿盆紅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師曰長江無間斷聚沫任風飄曰還

受祭祀也無師曰祭祀不無僧曰如何祭祀師曰魚歌舉權谷裏聞聲至忠獻王賜以紫方袍師不受王改以衲衣仍號純一禪師師曰吾非飾讓也慮後人倣吾而逞欲耳漢開運四年丁未秋七月示疾安然坐逝有大風震摧林木壽六十六臘四十五

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新羅人僧問

如何是芭蕉水師曰冬溫夏涼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進前三步僧曰用者如何師曰退後三步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只恐閻梨不問師上臺謂衆曰會麼相悉者少珍重問不語有問時如何師曰未出三門千里程問如何是自己師曰望南看北斗問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師曰知僧曰知箇什麼師曰建州九郎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赤幡在左師問僧近離什麼處僧曰請師試道看師曰將謂是船上商人元來是當州小客僧問不問二頭三首請師直指本來面目師默然正坐僧問賊來須打客來須看忽遇客賊俱來時如何師曰屋裏有一緇破草鞋僧曰只如破草鞋還堪受用也無師曰汝若將去前凶後吉僧問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九九八十一師又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一二三四五

問古佛未出興時如何師曰千年茄子根曰出興後如何師曰金剛努出
眼師上堂良久曰也大相辱珍重

韶州昌樂縣黃連山義初號明微大師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請師開
口不答話師曰寶華臺上定古今曰如何是寶華臺上定古今師曰一點
墨子輪流不移曰學人全體不會請師指示師曰靈覺雖轉空華不墜
問古路無蹤如何進步師曰金烏遶須彌元與劫同時曰恁麼即得達於
彼岸也師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清廣南劉氏嚮師道化請入府內說法僧
問人王與法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兩鏡相照萬象歷然曰法王心要達磨西
來五祖付與曹谿自此不傳衣鉢未審碧玉階前將何付囑師曰石羊
水上行木馬夜翻駒僧曰恁麼即我王有威萬國歸朝師曰時人盡唱
太平歌問如何是佛師曰曾題萬字背負圓光僧問如何是道師展兩
手示之僧曰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師曰如水如波

韶州慧林鴻究號妙濟大師有僧問千聖常行此路如何是此路師曰
果然不見問魯祖面壁意如何師曰有什麼雪處問如何是急切事師
曰鈍漢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諸方例大問定慧等學明見理性如何

師曰新修梵宇

前仰山西塔光穆禪師法嗣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僧問如何是應機之句師默然問如何是玄旨師曰汝與我掩却門問魯祖面壁意作麼生師曰勿交涉問如何是從上真正眼師提臂曰蒼天蒼天僧曰借問又何妨師曰困問遮箇還受學也無師曰未曾鑿地栽虛空問如何是納僧急切處師曰不過此問僧曰學人未問已前請師道師曰噫問諸方盡皆妙用未審和尚此間如何師曰噫問古人拈提豈拂此理如何師曰瘥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彈指一聲又展開兩手僧曰如何領會師曰不是秋月明子自橫行八九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飯後三椀茶師曰拈起蒲團示衆云諸佛菩薩及入理聖人皆從遮裏出便擲下臂僧問曰作麼生衆無對問學人創入叢林一夏將未未蒙和尚指教願垂提拯師托開其僧乃曰老僧自住持來未曾瞎却一僧眼師有時坐良久周視左右曰會麼衆曰不會師曰不會即護汝去也師一日將蒲團於頭上曰汝諸人恁麼時難共語衆無對師將坐却曰猶較些子

前灌谿志開禪師法嗣

池州魯祖山教和尚僧問如何是目前事師曰絲竹未將爲樂器架上葫蘆猶未收問如何是雙林樹師曰有相身中無相身曰如何是有相身中無相身師曰金香山下鐵崑崙問如何是高峯孤宿底人師曰半夜日頭明日午打三更問如何是格外事師曰化道緣終後虛空更那邊問進向無門時如何師曰太鈍生僧曰不是鈍根直下進向無門時如何師曰靈機未曾論邊際執法無邊在暗中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春來草自青月上已天明曰如何是不著力處師曰崩山石頭落平川燒火行

魏府興教存獎禪師法嗣

汝州寶應和尚

亦曰南院第一世住

上堂示衆曰赤肉團上壁立千仞時有僧問赤

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道師曰是其僧乃掀禪牀師曰遮瞎驢便捧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長水師曰東流西流曰總不恁麼師曰作麼生僧珍重師打之趁下法堂僧到參師舉拂子僧曰今日敗闕師放下拂子僧曰猶有遮箇在師乃捧之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近離襄州師曰來作什麼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恰遇寶應老不在僧便喝師曰向汝道不在

又喝作什麼僧又喝師乃捧之其僧禮拜師曰遮棒本分汝打我我且打汝三五棒要此話大行思明和尚未住西院時到叅禮拜後白曰別無好物人事從許州買得一口江西剃刀來獻和尚師曰汝從許州來什麼處得江西剃刀明把師手搯一下師曰侍者收取明拂袖而去師曰阿剌剌師上堂曰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時有僧便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相見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曰此猶未是某申問處師曰汝問處又作麼生僧曰失師乃打之其僧不肯後於雲門會下聞別僧舉此語方悟言却迴參省師已圓寂遂禮風穴和尚風穴問曰汝當時問先師啐啄話後來還有省處也無僧曰已見箇道理也曰作麼生僧曰某甲當時在燈影裏行照顧不著風穴云汝會也

前寶壽沼和尚法嗣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有人問如何是伽藍師曰荆棘叢林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獲兒老子問如何是臨濟一喝師曰千鈞之弩不爲鼯鼠而發機曰和尚慈悲何在師打之僧從漪到法席旬日乃曰莫道會佛法人覓箇舉話底人也無師聞而默之漪異日上法堂次師召從漪漪舉首師曰

錯漪進三兩步師又曰錯從漪漪復近前師曰適來兩錯是上坐錯是思明老錯曰是從漪錯師曰錯又曰上坐且遮裏過夏共汝商量遮兩錯漪不肯便去後住相州天平山每舉前話曰我行脚時被惡風吹到汝州有西院長老勸我連下三箇錯便待留我過夏商量我不說恁麼時錯我當時發足擬向南去便知道錯了也

首山省念和尚云據天平作恁麼會解未夢見西院在何故話在

寶壽和尚

第二世佳

有僧問如何是祖師曰面黑眼睛白問蹋倒化城時如何

師曰死漢不斬僧曰斬師乃打

前三聖慧然禪師法嗣

鎮州大悲和尚有僧問除上去下請師便道師曰我開口即錯僧曰真是學人師師曰今日向弟子手裏死

淄州水陸和尚有僧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用心即錯僧曰不起一念時如何師曰勿用處漢問此事如何保任師曰切忌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便喝問狹路相逢時如何師便攔臂托一托

前魏府大覺和尚法嗣

廬州大覺和尚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什麼鳥獸銜華師曰有恁麼畜

生曰見後爲什麼不來銜華師曰無恁麼畜生

廬州澄心院旻德和尚在興化時遇興化和尚示衆云若是作家戰將便請單刀直入更莫如何若何師便出禮三拜起而喝興化亦喝師再喝化亦喝師乃作禮歸衆化云旻德今夜較却興化二十棒然雖如是是旻德會旻德且不是喝

汝州南院和尚問匹馬單槍來時如何師曰待我所捧問上上根器人還接否師曰接僧曰便請師接師曰且得平交師問新到僧近離什麼處曰漢上師曰汝也罪過我也罪過僧無語師見新到僧乃搗住曰作麼生作麼生僧無對師曰三十年馬伎今日被驢撲有僧新到師曰敗也乃拋下拄杖僧曰恁麼語話師便打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二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三



懷讓禪師及曹谿別出共七十七人



懷讓第七世

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法嗣四人

見二人錄

郢州興陽清讓禪師

洪州幽谷山法滿禪師

郢州興陽義深禪師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法嗣四人

見三人錄

吉州資福自邃禪師

吉州福壽和尚

潭州鹿苑和尚

潭州報慈德韶大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汝州南院和尚法嗣一人見錄

汝州風穴延昭禪師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郢州興陽歸靜禪師

韶州慧林鴻究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韶州靈瑞和尚

懷讓第八世

汝州風穴延昭禪師法嗣四人

二人見錄

汝州廣慧真禪師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

鳳翔長興和尚
尚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報慈歸真大師德韶法嗣二人見錄

蘄州三角山志謙禪師

郢州興陽詞鐸禪師

懷讓第九世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汾州善昭禪師

曹谿別出第二世

羅浮山定真和尚法嗣

羅浮山靈運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制空山道進和尚法嗣無荆機玄覺語句不錄一人

韶州下回田善使和尚法嗣善機緣語禪師一人無

司空山本淨和尚法嗣無中使緣楊光庭句不錄一人

緣素和尚法嗣師韶州小道人進禪師無機緣韶州遊寂禪

祇陀和尚法嗣無衡州道倩禪師不錄一人

南陽慧忠國師法嗣五人見一錄人

吉州耽源山真應禪師唐肅宗皇帝香嚴惟戒禪師已上四

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洛陽荷澤澤神會大師法嗣一十八人見二錄人

黃州大石山福琳禪師 沂水蒙山光寶禪師

磁州法如禪師懷安郡西隱山進平陽國震禪

豐陽慧真春廣敷禪師江陵行覺禪師南嶽皓玉臺山

神英禪師五臺山無名禪師南嶽皓玉臺山
宣州志滿禪師益州南印禪師廣陵靈坦禪師
寧州通隱禪師益州南印禪師廣陵靈坦禪師

已上十六人無
機緣語句不錄

曹谿別出第三世

下回田善悟禪師法嗣潭州無機緣語句不錄一人

衡州道倩和尚法嗣湖南如實禪師一人

耽源山真應和尚法嗣吉州貞遠禪師一人

磁州法如和尚法嗣荆南惟忠禪師一人

河陽懷空和尚法嗣蔡州道明禪師一人

烏牙山圓震禪師法嗣吳頭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五臺山無名禪師法嗣五臺華嚴澄觀大師一人

益州南印和尚法嗣義饒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曹谿別出第四世

荆南惟忠禪師法嗣道圓禪師益州如一禪師雅

禪師已上四人無機緣語
句不錄忠師亦名南印

吳頭陀法嗣玄固機緣語師一人無

曹谿別出第五世

遂州道圓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終南山圭峯宗密禪師

奉國神照禪師法嗣鎮州常鹿臺玄禪師滑州智遠禪師已上三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曹谿別出第六世

圭峯宗密禪師法嗣圭峯溫興善寺太錫恩寺太萬乘禪師

寺宗禪師已上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鹿臺玄邃禪師法嗣龍興念禪師一人錄

滑州智遠禪師法嗣彭門真審用禪師東京圓紹禪師

已上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懷讓禪師第七世

前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山清讓禪師 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時如何師曰其問甚諦當僧曰既是坐道場爲什麼不得成佛道師曰爲伊不成佛

洪州幽谷山法滿禪師 僧問如何是道師良久曰會麼僧曰學人不會師曰話道語下無聲舉揚奧旨丁寧禪要如今會取不須別後消停

前吉州資福如寶禪師法嗣

吉州資福貞邃禪師

第二住

僧問和尚見古人得何意旨便

歇去師作圓相示之

問如何是古人歌師作圓相示之

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未具世界時闍梨亦在此

問百丈卷席意如何師良久

問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

如何師曰汝名什麼曰某甲師曰喫茶去

師謂衆曰隔江見資福刹竿便迴去脚跟也好與三十棒沉過江來時有僧才出師曰不堪共語 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山河大地

吉州福壽和尚

僧問祖意教意同別師乃展手 問文殊

騎師子普賢騎象未審釋迦騎什麼師舉手云邪邪

潭州鹿苑和尚

僧問餘國作佛還有異名也無師作圓相

示之 問如何是鹿苑一路師曰吉了舌頭問將來

問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南嶽石橋僧曰如何是出門合轍

師曰拄杖頭鞋

師上堂展手云天下老和尚諸上坐命根

揔在遮裏有一僧出曰還收得也無師曰天台石橋側僧曰

某申不恁麼師曰伏惟尚嚮

問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師曰

須彌山倒曰如何是迦葉不聞聞師曰大海枯竭

前汝州南院和尚法嗣

汝州風穴延昭禪師餘杭人也初發迹於越州鏡清順德大
師未臻堂奧尋詣襄州華嚴院遇守廓上坐即汝州南院侍
者也乃密探南院宗旨初見不禮拜便問曰入門須辯主端
的請師分南院以左手拊膝喝南院以右手拊膝師又喝南
院舉左手曰遮个即從闍梨又舉右手曰遮个又作麼生師
曰瞎南院擬拈拄杖次師曰作什麼奪拄杖打著老和尚莫
言不道南院曰三十年住持今日被黃面浙子上門羅織師
曰和尚大似持鉢不得誰道不饑南院曰闍梨幾時曾到南
院來師曰是何言歟曰老僧端的問汝師曰也不得放過南
院曰且坐喫茶師方敘師資之禮自後應滿仰之懸記出世
聚徒南院法道由是大振諸方矣 師上堂曰祖師心印比
日全提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
是衆中還有得者麼 上堂謂衆曰夫參學眼目臨機直須

大用見前莫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巧迷風縱
然句下精通未免觸突狂見觀汝諸人從前依他學解迷昧
兩蹊而今與汝一齊埽却个个作大師子兒吒呀地哮吼一
聲壁立千仞誰正眼覷著若覷著即瞽却一目也 時有盧
陂長老問曰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印師曰慣釣鯨鯢登
巨浸却嗟蝸步驢泥沙盧陂擬進語師以拂子驀口打乃曰
記得前語麼盧陂曰記得師曰試舉看盧陂欲開口師又打
一拂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超然迥出威音外
翹足徒勞讚底沙 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師曰木雞
啼子夜芻狗吠天明 問如何是一稱南無佛師曰燈連鳳
翅當堂照月影娥眉顚惜米切面看 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
不是佛 問未曉玄言請師直指師曰家住海門洲扶桑最
先照 問明月當空時如何師曰不曾天上輟任向地中埋

問如何是佛師曰嘶風木馬緣無絆背角泥牛痛下鞭

問如何是廣慧劒師曰不斬死漢 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

曰天魔膽裂僧曰磨後如何師曰軒轅無道僧曰如何師曰

不在團天且居羗里 問矛盾本成雙翳病帝網明珠事若

何師曰爲山登九仞捻土定千鈞僧曰如何師曰如何

問干木奉文侯知心有幾人師曰少年曾決龍蛇陣老倒還

聽稚子歌 問如何是清涼山中主師曰一句不遑無著問

迄今猶作野盤僧問句不當機如何顯師曰大昴縱同天日

輪不當午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鶴有九臯難者翬鴛

無千里漫追風 問如何是佛師曰勿使異聞問未有之言

請師試道師曰入市能長嘯歸家著短衣 問夏終今日師

意如何師曰不憐鵝護雪且喜臘人冰 問歸鄉無路時如

何師曰平窺紅爛處暢殺子平生 師赴州衙請上堂有僧

問曰人王與法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大舞遶林泉世間無有
喜僧曰共譚何事師曰虎豹巖前曾宴坐隼旗光裏播真宗
問摘葉尋枝即不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赴供凌晨入開
堂帶雨歸 問門門盡怪請師直指根源師曰罕逢穿耳客
多遇刻舟人 問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盲龜值木雖優穩
枯木生華物外春 問如何是密室中事師曰出袖譚今古
迴顏獨皺眉 問驪龍頷下珠如何取得師曰曾向海邊乾
竹刺直至如今治素琴 問大舸搖空如何舉擢師曰自在
不點胷渾家不喜見 問追風難把捉前程事若何師曰波
斯衣絮畏丘解 問誕生王子還假及第否師曰一句擬光禪
子問三緘恐負古人機 問隨緣不變者忽遇知音人時如
何師曰披莎側笠千峯裏引水澆蔬五老前 問刻舟求不
得當體事如何師曰大勲不立賞柴扉草自深 問從上古

人印印相契如何是印底眼師曰輕囀道者知機變拈與露
寬拭淚巾 問九夏賞勞請師言薦師曰出岫拂開龍洞雨
汎波僧涌鉢囊華 問最初自恣合對何人師曰一把香芻
拈未下六環金錫響搖空 問西祖傳來請師端的師曰一
犬吠虛千猿啼實 問王道與佛道相去幾何師曰芻狗吠
時天地合木雞啼後祖燈暉 問祖師心印請師拂拭師曰
祖月凌空圓聖智何山松檜不青青 問大衆雲集請師說
法師曰赤腳人趂兔著韉人喫肉 問不曾博覽空王教略
借玄機試道看師曰白玉無瑕卞和刖足 問如何是無爲
之句師曰寶燭當軒顯紅光爍太虛 問如何是臨機一句
師曰因風吹火用力不多 問素面相呈時如何師曰拈却
蓋面帛 問如何是納僧氣息師曰膝行肘步大衆見之
問紫菊半開秋已至月圓當戶意如何師曰月生蓬島人皆

望昨夜遭霜子不知 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直截迂曲

問如何是師子吼師曰阿誰要汝野干鳴 問如何是諦實

之言師曰心懸壁上 問心不能緣口不能言時如何師曰

逢人但恁麼舉看 問龍透清潭時如何師曰印駿捺尾

問任性浮沈時如何師曰牽牛不入欄 問有無俱無去處

時如何師曰三月懶遊花下路一家愁閉雨中門 問語默

涉離微肇外法師寶藏論微體淨品云其入離其出微知入

見不能移外塵无所依知出微體淨品云其入離其出微知入

馳諸見不能移外塵无所依知出微體淨品云其入離其出微知入

離約用故名微混而為一无離无微體淨品云其入離其出微知入

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野花香 問百了千當時如

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問無地容身時如何師曰熊

耳塔開無叩客僧曰如何即是師曰恰須斷却 問盡大地

人來一時致問如何祇對師曰子期琴韻勿知音 問夾壠

遍佛時如何師曰大家保護萬迴慙 問心印未明如何得
入師曰雖聞箇師投歸款未見牽羊納癖來 問如何是臨
濟下事師曰桀犬吠堯 問如何是齧鏃事師曰孟浪借辭
論馬角 問不修定慧爲什麼成佛無疑師曰金雞專報曉
漆桶黑光生 問一念萬年時如何師曰拂石僊衣破
問洪鍾未擊時如何師曰充塞大千無不韻妙含幽致豈能
分僧曰擊後如何師曰石壁山河無障礙翳消開後好沾聞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尋山水盡山無盡 問大人相爲什
麼不具足師曰鷓鴣夜半欺鷹隼 問古今才分請師密要
師曰截却重舌 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赫赤窮僧曰未審
和尚二時如何師曰攜籬挈杖 問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入
市雙瞳瞽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迴鑒兩曜新曰如何是賓
中賓師曰攢眉坐白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磨龍三尺刃

待斬不平人 問如何是鑊頭邊意師曰山前一片青
問如何是佛師師曰杖林山下竹筋鞭

前汝州西院思明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歸靜禪師初參西院乃問曰擬問不問時如何西
院便打師良久西院云若喚作棒眉鬚墮落師言下大悟
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少室山前無異路

前韶州慧林鴻究禪師法嗣

韶州靈瑞和尚 有人問如何是佛師喝云汝是村裏人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十萬八千里 問如何是本來心師
曰坐却毗盧頂出沒太虛中

前風穴延昭禪師法嗣

汝州廣慧真禪師 師問如何是廣慧境師曰小寺前頭資
慶後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杓把鑊子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萊州人也姓狄氏受業於本部南禪院
得法於風穴初任首山爲第一世開堂日有僧問曰師唱誰
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少室巖前親掌視僧曰更請洪音和
一聲師曰如今也要大家知 師謂衆曰佛法付與國王大
臣有力檀越令燈燈相然相續不斷至于今日大衆且道相
續个什麼師良久又曰今日須是迦葉師兄始得 僧問如
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言截斷千江口萬仞峯前始得玄
問如何是首山境師曰一任衆人看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
曰喫棒得也未僧禮拜師曰且待別時 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風吹日炙 問從上諸聖向什麼處行履師曰牽
犁拽杷 問古人拈槌豎拂意旨如何師曰孤峯無宿客僧
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不是守株人 問如何是菩提路師
曰此去襄縣五里僧曰向上事如何師曰往來不易

問諸聖說不盡處請師舉唱師曰萬里神光都一照誰人敢
並日輪齊問一樹還開華也無師曰開來久矣僧曰未審還
結子也無師曰昨夜遭霜了問臨濟喝德山棒未審明得
什麼邊事師曰汝試道看僧喝師曰瞎僧再喝師曰遮瞎漢
只麼亂喝作麼僧禮拜師便打問四衆圍繞師說何法師
曰打草蛇驚僧曰未審作麼生下手師曰適來幾合喪身失
命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得者失僧曰不得者又如
何師曰珠在什麼處問維摩默然文殊贊善未審此意如
何師曰當時聽衆必不如是僧曰未審維摩默然意旨如何
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問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出如何
是此經師曰低聲低聲僧曰如何受持師曰切不得汚染
問世尊滅後法付何人師曰好个問頭無人答得問見色
便見心諸法無形將何所見師曰一家有事百家忙僧曰學

人不會乞師再指師曰三日看取 問如人入京朝聖主只
到潼關便却迴時如何師曰猶是鈍漢 問路逢達道人
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瞥爾三千界 問一句了然
超百億如何是一句師曰到處舉似人僧曰畢音事如何師
曰但知恁麼道 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鎮州羅蔔重三斤
問虛心以何爲體師曰老僧在汝腳底僧曰和尚爲什麼在
學人腳底師曰知汝是个瞎漢 問如何是玄中的師曰有
言須道却僧曰此意如何師曰無言鬼也瞋 問如何是納
僧眼師曰此問猶不當

僧曰當後如何師曰堪作麼 問如何得離衆緣去師曰千
年一遇僧曰不離時如何師曰立在衆人前 問如何是大
安樂人師曰不見有一法僧曰將何爲人師曰謝闍梨領話
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亂走作麼 問一毫未發時如何

師曰路逢穿耳客僧曰發後如何師曰不用更遲疑

問無弦琴請師音韻師良久曰還聞麼僧曰不聞師曰何不
高聲問著 問學人久處沈迷請師一接師曰老僧無恁麼

閑功夫僧曰和尚爲什麼如此師曰要行即行要坐即坐

問如何是離凡聖底句師曰嵩山安和尚僧曰莫便是和尚
極則處否師曰南嶽讓禪師 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

師曰闍梨到此多少時也僧曰已經冬夏師曰莫錯舉似人
問有一人蕩盡來時師還接否師曰蕩盡即不無那個是誰

僧曰今日風高月冷師曰僧堂內幾人坐卧僧無對師曰賺
殺老僧 問如何是梵音相師曰驢鳴狗吠 問如何是徑

截一路師曰或在山間或在樹下 問曹谿一句天下人聞

未審和尚一句什麼人得聞師曰不出三門外僧曰爲什麼

不出三門外師曰舉似天下人 僧問如何是和尚不欺人

眼師曰看看冬到來僧曰究竟如何師曰即便春風至

問遠聞和尚無絲不挂及至到來爲什麼有山可守師曰道

什麼僧喝師亦喝僧禮拜師曰放汝二十棒師次住寶安山

廣教院亦第一世後徇衆請入城下寶應院即南院第三世三處法

席海衆常臻淳化三年十二月四日午時上堂說偈示衆曰

今年六十七老病隨緣且遣日今年記却來年事來年記著

今朝日至四年月日與時無爽前記上堂辭衆仍說偈曰白

銀世界金色身情與非情共一眞明暗盡時俱不照日輪午

後是全身言訖安坐日將昃而逝壽六十有八茶毗收舍利

前潭州報慈歸眞大師德韶法嗣

蘄州三角山志謙禪師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速禮三拜

郢州興陽詞鐸禪師第三世 僧問佛界與衆生界相去多少

師曰道不得僧曰眞个那師曰有些子 問傘蓋忽臨於寶

坐師今何異鵲巢時師曰道不得僧曰即今底師曰輸汝一佛法

前汝州首山省念禪師法嗣

汾州善昭禪師 上堂謂衆曰凡一句語須具三玄門每一玄門須具三要有照有用或先照後用或先用後照或照用同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先用後照你也須是个人始得照用同時你作麼生當抵照用不同時你又作麼生湊泊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掘地覓青天曰何得如此師曰識取幽玄 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合掌庵前問世尊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對面無儔侶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陣雲橫海上拔劍攪龍門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三頭六臂擎天地忿怒那吒撲帝鍾

曹谿別出第二世

前南陽慧忠國師法嗣

吉州耽源山真應禪師爲國師侍者時一日國師在法堂中
師入來國師乃放下一足師見便出良久却迴國師曰適來
意怎麼生師云向阿誰說即得國師曰我問你師云什麼處
見某甲師又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如何國師曰幸自可
憐生須要覓个護身符子作麼異曰師攜籃子歸方丈國
師問籃裏什麼物師曰青梅國師曰將來何用師曰供養國
師曰青在爭堪供養師曰以此表獻國師曰佛不受供養師
曰某甲只恁麼和尚如何國師曰我不供養師曰爲什麼不
供養國師曰我無果子 百丈海和尚在泐潭山牽車次師
曰車在遮裏牛在什麼處海斫額師乃拭目 麻谷問十一
面觀音豈不是聖師曰是麻谷與師一搥師曰想汝未到此
境國師諱曰設齋有僧問曰國師還來否師曰未具他心曰

又用設齋作麼師曰不斷世諦

洛陽荷澤神會大師法嗣

黃州大石山福琳禪師荊州人也姓元氏本儒家子幼歸釋氏就玄靜寺謙著禪師剃度登戒遊方遇荷澤師示無念靈知不從緣有即煥然見諦後抵黃州大石山結庵而居四方禪侶依之甚衆唐興元二年入滅壽八十有二

沂水蒙山光寶禪師并州人也姓周氏初謁荷澤和尚服勤左右荷澤一日謂之曰汝名光寶名以定體寶即已有光非外來縱汝意用而無少乏長夜蒙照而無閒歇汝還信否師曰信則信矣未審光之與寶同邪異邪荷澤曰光即寶寶即光何有同異之名乎師曰眼耳緣聲色時爲復抗行爲有迴互荷澤曰抗互且置汝指何法爲聲色之體乎師曰如師所說即無有聲色可得荷澤曰汝若了聲色體空亦信眼耳諸

根及與凡聖平等如幻抗行迴互其理昭然師由是領悟禮辭而去初隱沂水蒙山唐元和二年圓寂壽年九十

曹谿別出第五世

前遂州道圓禪師法嗣

終南山圭峯宗密禪師果州西充人也姓何氏家本豪盛髫齡通儒書冠歲探釋典唐元和二年將赴貢舉偶造圓和尚法席欣然契會遂求披削當年進具一日隨衆僧齋于府吏任灌家居下位以次受經得圓覺十二章覽未終軸感悟流涕歸以所悟之旨告于圓圓撫之曰汝當大弘圓頓之教此諸佛授汝耳行矣無自滯於一隅也師涕泣奉命禮辭而去因謁荆南張禪師印南張曰傳教人也當宣導於帝都復見洛陽照禪師神奉照曰菩薩人也誰能識之尋抵襄漢因病僧付華嚴疏即上都澄觀大師之所撰也師未嘗聽習一覽而

講自欣所遇曰向者諸師述作罕窮厥旨未若此疏辭源流
暢幽蹟煥然吾禪遇南宗教逢圓覺一言之下心地開通一
軸之中義天朗耀今復偶茲絕筆罄竭于懷暨講終思見疏
主時屬門人太恭斷臂禱恩師先齋書上疏主遙敘師資往
復慶慰尋太恭痊損方隨侍至上都執弟子之禮觀曰毗盧
華藏能隨我遊者其汝乎師預觀之室雖日新其德而認全
執象之患永亡矣北遊清涼山迴住鄆縣草堂寺未幾復入
寺南圭峯蘭若大和中徵入內賜紫衣帝累問法要朝士歸
慕惟相國裴公休深入堂奧受教爲外護師以禪教學者互
相非毀遂著禪源諸詮寫錄諸家所述詮表禪門根源道理
文字句偈集爲一藏或云一百卷以貽後代其都序略曰禪是天
竺之語具云禪那翻云思惟修亦云靜慮皆是定慧之通稱
也源者是一切衆生本覺真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悟之名

慧修之名定定慧通名爲禪此性是禪之本源故云禪源亦
名禪那理行者此之本源是禪理忘情契之是禪行故云理
行然今所集諸家述作多譚禪理少說禪行故且以禪源題
之今時有但目眞性爲禪者是不達理行之旨又不辨華竺
之音也然非離眞性別有禪體但衆生迷眞合塵即名散亂
背塵合眞名爲禪定若直論本性即非眞非妄無背無合無
定無亂誰言禪乎況此眞性非唯是禪門之源亦是萬法之
源故名法性亦是衆生迷悟之源故名如來藏藏識出楞亦
是諸佛萬德之源故名佛性涅槃經亦是菩薩萬行之源故名
心地梵網經心地法門品云是諸佛之本源行萬行不出六
波羅密禪門但是六中之一當其第五豈可都目眞性爲一
禪行哉然禪定一行最爲神妙能發起性上無漏智慧一切
妙用萬行萬德乃至神通光明皆從定發故三乘學人欲求

聖道必須修禪離此無門離此無路至於念佛求生淨土亦
修十六觀禪及念佛三昧般舟三昧又真性即不垢不淨凡
聖無差禪則有淺有深階級殊等謂帶異計欣上厭下而修
者是外道禪正信因果亦以欣厭而修者是凡夫禪悟我空
偏真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真理而修者
是大乘禪上四類皆有四色四空之異也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
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畢竟無異依此而修者是最
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禪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真如三昧此
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習自然漸得百千三昧達磨
門下展轉相傳者是此禪也達磨未到古來諸家所解皆是
前四禪八定諸高僧修之皆得功用南嶽天台令依三諦之
理修三止三觀教義雖最圓妙然其趣入門戶次第亦只是
前之諸禪行相唯達磨所傳者頓同佛體迥異諸門故宗習

者難得其旨得即成聖疾證菩提失即成邪速入塗炭先祖
革昧防失故且人傳一人後代已有所憑故任千燈千照洎
乎法久成弊錯謬者多故經論學人疑謗亦衆原夫佛說頓
教漸教禪開頓門漸門二教二門各相符契今講者偏彰漸
義禪者偏播頓宗禪講相逢胡越之隔宗密不知宿生何作
薰得此心自未解脫欲解他縛爲法亡於軀命愍人切於神

情

亦如淨名云若自有縛能解他縛無有是處然欲罷不能驗是宿習難改故

每歎人與法差法

爲人病故別撰經律論疏大開戒定慧門顯頓悟資於漸修
證師說符於佛意意既本末而委示文乃浩博而難尋況學
雖多秉志者少況迹涉名相誰辨金鍮徒自疲勞未見機感
雖佛說悲增是行而自慮愛見難防遂捨衆入山習定均蕙
前後息慮相繼十年

云前後者中間被教追入內微細習情住城二年方却表請歸山也

起滅彰於靜慧差別法義羅列現於空心虛隙日光纖埃擾

擾清潭水底影像昭昭豈比夫空守默之癡禪但尋文之狂
慧者也然本因了自心而辨諸教故懇情於心宗又因辨諸
教而解修心故虔誠於教義教也者諸佛菩薩所留經論也
禪也者諸善知識所述句偈也但佛經開張羅大千八部之
衆禪偈撮略就此方一類之機羅衆則莽蕩難依就機則指
的易用今之纂集意在斯焉裴休爲之序曰諸宗門下皆有
達人然各安所習通少局多數十年中師法益壞以承稟爲
戶牖各自開張以經論爲干戈互相攻擊情隨函音含矢而遷
變周禮曰函人爲甲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函人唯
此隨宗徒彼法逐人我以高低是非紛拏莫能辨析則向者世
尊菩薩諸方教宗適足以起諍後人增煩惱病何利益之有
哉圭山大師久而歎曰吾丁此時不可以默矣於是以如來
三種教義印禪宗三種法門融併盤釵釧爲一金攪醯醢醢

翻爲一味振綱領而舉者皆順荀子云如振裘領屈五指據

會要而來者同趣周易略例云處會要以觀方來則六合輻

家亦無所不統尚恐學者之難明也又復直示宗源之本末真妄之

和合空姓之隱顯法義之善殊頓漸之異同遮表之迴互權

實之深淺通局之是非若吾師者捧佛日而委曲迴照疑瞠

盡除順佛心而橫亘大悲窮劫蒙益則世尊爲闡教之主吾

師爲會教之人本末相符遠近相照可謂畢一代時教之能

事矣自世尊演教至今日或曰自如來未嘗大都而通之今

一旦違宗趣而不守廢關防而不據無乃乖秘藏密契之道

乎答曰如來初雖別說三乘後乃通爲一道三十年前或說

或說相教或說性教聞者各隨機證悟不相通知也四十故

涅槃經如葉菩薩曰諸佛有密語無密藏世尊讚之曰如來

之言開發顯露清淨無翳愚人不解謂之祕藏智者了達則

不名藏此其證也故王道興則外戶不開而守在戎夷佛道

備則諸法總持而防在魔外涅槃圖教和會誰法唯簡不當

復執情攘臂於其間也師又著圓覺大小二疏鈔法界觀門

^世師會昌元年正月六日於興福塔院坐滅二十二日道俗

等奉全身于圭峯二月十三日茶毗得舍利明白潤大後門

人泣而求之皆得於煨燼乃藏之石室壽六十有二臘三十

四遺誠令昇屍施鳥獸焚其骨而散之勿得悲慕以亂禪觀

每清明上山必講道七日其餘住持儀則當合律科違者非

吾弟子持服四衆數千百人哀泣喧野暨宣宗再闢真教追

謚定慧禪師塔曰青蓮 蕭俛相公呈已見解請禪師注釋

曰荷澤云見清淨體於諸三昧八萬四千諸波羅蜜門皆於

見上一時起用名為慧眼又當真如相應之時善惡不思萬

化寂滅萬法俱從思想緣念而生皆是虛空故云化也既此

一念不生則萬法不起故不待泯之自然寂滅也此

時更無所見見

照體獨立
夢智亡階

三昧諸波羅密門亦一時空寂更

無所得

散亂與三昧此岸與彼岸是相待對治之說若知心
無念見性無生則定亂真妄一時空寂故無所得也

不審此是見上一時起用否

然見性圓明理絕相累即絕相
為妙用住相為執情於八萬法

門一皆尔一法有為一塵一法空為
一用故云見清淨體則一時起用矣

望於此後示及俛狀

荅史山人十問

問荅各是一
今參而寫之本

一問云何是道何以修之

為復必須修成為復不假功用荅無礙是道覺妄是修道雖

本圓妄起為累妄念都盡即是修成

二問道若因修而成

即是造作便同世間法虛偽不實成而復壞何名出世荅造

作是結業名虛偽出世間無作是修行即真實出世

三問其

所修者為頓為漸漸則忘前失後何以集合而成頓則萬行

多方豈得一時圓滿荅真理即悟而頓圓妄情息之而漸盡

頓圓如初生孩子一日而肢體已全漸修如長養成人多年

而志氣方立

四問凡修心地之法為當悟心即了為當別

有行門若別有行門何名南宗頓旨若悟即同諸佛何不發神通光明答識冰池而全水藉陽氣而鎔消悟凡夫而即真實法力而修習冰消則水流潤方呈澆滌之功妄盡則心靈通始發通光之應修心之外無別行門 五問若但修心而得佛者何故諸經復說必須莊嚴佛土教化衆生方名成道答鏡明而影像千差心淨而神通萬應影像莊嚴佛國神通則教化衆生莊嚴而即非莊嚴影像而亦色非色 六問諸經皆說度脫衆生且衆生即非衆生何故更勞度脫答衆生若是實度之則爲勞旣自云即非衆生何不例度而無度 七問諸經說佛常住或即說佛滅度常即不滅滅即非常豈不相違答離一切相即名諸佛何有出世入滅之實乎見出沒者在乎機緣機緣應則菩提樹下而出現機緣盡則娑羅林間而涅槃其猶淨水無心無像不現像非我有蓋外質之

去來相非佛身豈如來之出沒

八問云何佛化所生吾如

彼生佛既無生生是何義若言心生法生心滅法滅何以得

無生法忍邪答既云如化化即是空空即無生何詰生義生

滅滅已寂滅爲真忍可此法無生名曰無生法忍 九問諸

佛成道說法祇爲度脫衆生衆生既有六道佛何但住在人

中現化又佛滅後付法於迦葉以心傳心乃至此方七祖每

代祇傳一人既云於一切衆生皆得一子之地何以傳授不

普答日月麗天六合俱照而盲者不見盆下不知非日月不

普是障隔之咎也度與不度義類如斯非局人天揀於鬼畜

但人道能結集傳授不絕故祇知佛現人中也滅度後委付

迦葉展轉相承一人者此亦蓋論當代爲宗教主如土無二

王非得度者唯爾數也 十問和尚因何發心慕何法而

出家今如何修行得何法味所行得至何處地位今住心邪

修心邪若住心妨修心若修心則動念不安云何名爲學道
若安心一定則何異定性之徒伏願大德運大慈悲如理如
如次第爲說答覺四大如坏幻達六塵如空華悟自心爲佛
心見本性爲法性是發心也知心無住即是修行無住而知
即爲法味住著於法斯爲動念故如人入闇則無所見今無
所住不染不著故如人有目及日光明見種種法豈爲定性
之徒旣無所住著何論處所 又山南溫造尚書問悟理息
妄之人不結業一期壽終之後靈性何依者答一切衆生無
不具有覺性靈明空寂與佛無殊但以無始劫來未曾了悟
妄執身爲我相故生愛惡等情隨情造業隨業受報生老病
死長劫輪迴然身中覺性未曾生死如夢被驅役而身本安
閑如水作冰而濕性不易若能悟此性即是法身本自無生
何有依託靈靈不昧了了常知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然多生

妄執習以性成喜怒哀樂微細流注眞理雖然頓達此情難以卒除須長覺察損之又損如風頓止波浪漸停豈可一生所修便同諸佛力用但可以空寂爲自體勿認色身以靈知爲自心勿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即臨命終時自然業不能繫雖有中陰所向自由天上人間隨意寄託若愛惡之念已泯即不受分段之身自能易短爲長易麤爲妙若微細流注一切寂滅唯圓覺大智朗然獨存即隨機應現千百億身度有緣衆生名之爲佛謹對釋曰馬鳴菩薩撮略百本大乘經宗旨以造大乘起信論論中立宗說一切衆生心有覺義不覺義覺中復有本覺義始覺義上所述者雖但約照理觀心處言之而法義亦同彼論謂從初至與佛無殊是本覺也從但以無始下是不覺也從若能悟此下是始覺也始覺中復有頓悟漸修從此次至亦無所去是頓悟也從然多生

妄執下是漸修也漸修中從初發心乃至成佛有三位自在從此至隨意寄託者是受生自在也從若愛惡之念下是變易自在從若微細流注下至末是究竟自在也又從但可以空寂為自體至自然業不能繫正是悟理之人朝暮行心修習止觀之要節也宗密先有八句之偈顯示此意曾於尚書

處誦之奉命解釋今謹注釋如後偈曰作有義事是惺悟心義謂義理非謂仁義恩義意明凡所作為先詳利害須有所以當於道理然後行之方免同惛醉顛狂之人也就佛法中
有二種義即可為之一資益色身之事謂衣食醫藥房舍等世間義也二資益法身謂戒定慧六波羅密等第一義也三弘正法利濟羣生乃至為作無義事是狂亂心謂凡所作為
法諸餘名無義也是狂亂者且如世間醉人狂人所往不揀般事即名無義也是狂亂者且如世間醉人狂人所往不揀處所所作不量是非今既不擇有何義利但縱信妄念要為即為故如狂也上四句述業狂亂隨情念臨終被業牽既隨
因也下四句述受果報云業狂亂隨情念臨終被業牽
欲作即作不以悟理之智揀擇是非猶如狂人故臨終時於業道被業所引受當來報故涅槃經云無明郎主貪愛魔王役使身心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情中欲作而察理不應
策如僮僕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

而終時業不應即須隨便作但由是上非人閒也通而愛惡之情即
命終時業不應即須隨便作但由是上非人閒也通而愛惡之情即
為由所覺智不情塵所牽即臨終由我自在而受生不由業也
當知欲驗臨終受生自在不自在但
驗尋常行心於塵境自由不自在但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三

